

天
啓
滇
志

滇志卷之二十四

藝文志第十一之七

序類

唐李德裕西南脩邊錄序

姓氏關

唐太和四年十月戊申制誥兵部侍郎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維蜀西控戎索南接蠻服昔在中葉武尅不剛蟲賊內訌蛇豕荐食表撐裏拓猶惧侵軼未陰網戶莫及二邊於是先事候情並謀合智料敵勢扼地險計軍實而脩邊錄作焉即十三卷之簡見萬里外之情所以制勝無形銷患未萌也茲不可無序夫破敵于一方其策易脩敵于多方其謀難朔方既城

薄伐于西文王其勤也猘狁既攘鞠旅于南宣王之
武也鐵芒瀉氣蠃穴潰堤智慮不周捍防不密則疆
場之虞不生所脩而生所玩吁可懼哉然山川阨塞
非昔莫見兵財盈虛非書莫著是故軍防有錄譔于
天寶九州別錄上于丘元稹戎新錄奏于元和元振
述安邊之策敵與條脩邊之失前英後傑惟籌帷畫
詳已然之變忽未動之憂寢薪為安抗柳為固敵之
不遠寇將生心德裕身佩西瑀之任得不為南鄙慮
乎方唐盛際德威溥暢北虜突厥東懽遼海窮髮反
景悉主悉臣文恬武嬉喪羊于易吐番開塞河隴失
險締從南詔協力謀我岷江飲馬倚為先鋒并洛坤

壞我園孔棘有屋曰阜鑿青谿道要結蠻好擣麈效
噴纂集事狀為卷十七實幣結轍闡戶誨盜戎騰雖
警蠻既始茅深入成都如非虛邑唐之君臣且旰食
矣疇咨良翰矯失刷耻爰命德裕抗旌秉鉞葺殘奮
怯改紀其政乃建筭邊之撻凡險要與蠻相入者圖
之左與我密迤者圖之右而部落饋餽靡不察乃立
雄邊之軍其精兵曰南燕及連弩騎士曰懸星及突
騎而農戰器械靡不飭大度孰制城以伏羲榮經孰
控城以禦侮西山孰阨城以柔遠復叩峽關徙越巂
治而蠻之蒸寒但謀納款維川埽壁而我之氣奔猶
慮敵去而脩弛也兵將糧械之數城鎮種落之名歲

蘇經用之可講求利病輯為一書諸郡故實外夷情
狀脈分縷析燦如指掌瓶立碑壘成以朱書總繪小
圖標之首卷而第四卷叙維州本末尤悉書成于大
和未禳迨會昌中秉國之均始奏止之觀諸文集猶
有可考二边方騷而金湯之二虜北熾而雷霆之匪
石盡沉幾曷克臻此藏之禁戾副在邊瑣日戒夕惕
庶免有定大中而後始憂好暇怀燕安之毒玩鷲擊
之形河湟踰疆而顧無騎殪矣厲階之梗惟垂為甚
銛糠反米繇劍而嶺軋符之季有臣雲度自邕管涉
川陸四十七程至蒼閩以南詔錄三卷獻于朝吁德
格之錄以蜀脩蠻藩籬之寇也雲度之錄以邕脩蠻

則闕然齋爲庭矣憂先于事事至而憂奚翅銖石之
差與據往鑿新不可不惑患於微取也易之蹇曰利
西南必有六二庭躬之臣而後能濟蹇難德裕以之
按唐藝文志是錄列在兵書今館閣書目存者一卷
餘軼不存我思古人愛莫起之撫陳編而三歎謹序

雲南志畧序

元虞集

京師西行萬里爲雲南之地方廣萬里昔我世祖
興師伐而聚之守者弗能定既即投奠海內使省臣
饗典亦往撫以恩惠洽其俗而道之善利鎮以親王
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踦士大夫多材能衆
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憫遠人之失牧也嘗簡去增

秩優以命吏而為吏者多傲幸名器無治術無惠安
遠志其心貪黷其久而漁食之無以宣德化澤稱旨
意甚者越事造孽必毒害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
教寬憤窮發勢則使然不狀惡生祭死夫豈其情也
我噫我者者軍壘迎換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
於貪吏以自遠于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
而馭于中者又不識察其情夫一隅之地嘗以為中
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夫河間李侯景
山歸樞庭宣慰烏蠻雲南一節也始下車未及有
所施會羣蠻不靖按行調發饋及鎮撫周履雲南
悉其見聞為誌畧四卷因報政上之余嘗按而讀之

考其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出
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畧概而
想見未嘗不俯仰而興嘆也其誌曰張喬斬奸猾長
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
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毘一
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僂戶長張虔陀以
淫虐致亂此于事至較者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
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覽觀焉至讀其紀行諾詩必有
悲其立志者矣

雲南圖經誌書序

本朝王奎

洪武二十九年八月既望西平侯沐春謂奎曰

國家統天立極輿圖之廣亘古未有洪武初即命天下郡邑修撰成書以昭大統當是時雲南未賓茲用弗稱予其為我成之將以達于

上奎拜命之辱不敢辭粵考夏后氏之玉地分土作貢周述職方漢收秦圖籍皆誌地誌者徇聚其地地所生風氣所宜供賦繁簡以立綱陳紀非徒示輿圖之大也

皇明德懋同天地神聖昭日月仁風義氣振蕩六合四夷八蠻莫不稽顙效臣順襲冠帶幅員有截輿圖之書是宜奄八荒而履無外也考于史氏所載宏綱大典煥乎有章雖雲南以後服見鋤而事功不可不

紀按雲南自昔外于王化初劇封畛列郡縣姬煦
撫摩與唐漢羈縻之風何異重以梁王不迫天命
震信使誘納我逋逃繇是

皇上命將出師奉辭伐罪金鼓一震土崩瓦解不決
十夜悉就疆理鎮以重臣十數年間政化漸于蠻獠
皇澤溢于方外建國表方典內地等熙：皞：化為
樂國視元霄壤懸絕矣茲非神武不殺之所致歟茲
不揣窺測化工摸繪日月編次成書掛一漏萬庶國
家緝典將于是乎備嗟夫禹貢史也聖人刪而為經
春秋經也三傳列而為史漢唐以降合而為誌雖繁
簡不同道一而已是誌也上分天文下奠星土貫穿

禮樂禮祀疆場食貨藝文之事諒不足徵前史之萬
言然一方大概亦可見其什六七云

重修雲南志序

鄭顯

景泰甲戌孟秋七月有

詔纂修方輿志書禮部奏選文學之士授以條畫分
行天下俾其所至會諸方岳儒臣廣蒐精擇計偕以
上而進士至穀寔來雲南衆議右布政使陳君安簡
宜總其事君承事惟謹暨諸文儒夙夜在公殫心竭
慮期蒐訪之必精尋故鉤新在去取之皆當不四越
月而志書告成將鋟梓以傳諸予巧言為序惟雲南
之事載在漢班固西南夷傳者舊矣至元李景山始

焉志畧然其時聲教初及制度簡率禮樂文章之事
未甚明備道德風俗之美未甚同六宜乎蒐訪者難
精而皆載者不博也我

朝奄有天下幅員之廣疆域之遠振古莫及雲南以
險遠後服

太祖高帝特命勳臣鎮之迄今七十餘年山林川澤
墳衍原隰物產之富郡縣城郭疆理之雄靈壇古跡
琳宮梵宇之勝園池樓閣亭臺館榭之麗賢臣哲士
之生于其鄉仕于其地詩書禮樂之教養其人于是
道德既同而風俗丕變矣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此其時耶雖然禮樂文章之明備道德風俗之

同一因緣悠久教化之泱泱然非得人莫修抑何以
成昭代制儀烈盛而觀今且夫一統之寰區哉是書
遂樓諸經述考之森井疆里俗僉質藝天之事古今
因筆損益之繁條分縷析明白詳盡可謂無遺漏矣
廣陳君蒐訪去取之當亦于是而有所考焉

雲南通志序

李元陽

前史稱而漢四履之盛東架浪西燉煌南日南北雁
門西南未昌未昌在南中為遠郡舉遠以見迹也漢
章帝志和間滇池出龍馬四白鳥二因編置學較漸
遷其俗由此言之雲南在漢文約之所漸被聲教之
所周流其來矣據南漢書武帝元狩間置益州等

四郡領縣四十有二其特循吏王阜張喬等十有二
人至唐夫寶以後邊吏無良君莫忿怒始有割據之
禍宋室之興棄而不取二百年間隔為異域兩漢風
猷斬然莫繼嗚呼士生斯時能不左衽者寡矣矧文
獻哉我

高皇帝恢復葦蕘真正區宇置雲南郡縣視兩漢有
加焉

英皇命儒臣用禹貢職方之遺意為輿地一統志而
雲南之建置至為明備正德間前輩括圖經為雲南
志尚多闕畧隆慶六年太守馬潤西蘭谷鄒公開府
南中首詢閩事維時方伯長樂師岡陳君學憲長樂

一水陳君以通志對公曰一方圖籍豈宜久闕遂命有司以六年來諸所損益約四十餘條徧布列郡十俾覈實以報藩臬諸大夫謂陽齒居鄉右或識往事因屬聿馬頃之學憲蒞郡得以咨白義例面承指授然雖勉強操觚恒以弗終為恨會大巡侍御鮮州襄山侯公陽信振樓馬公新鄉養齋郭公相繼按臨皆蒙贊其決樂其成事有不容中己者乃遵一統志約其允目粵稽歷代史山海水經諸子藝文汲冢周書以明其疆域土貢之離合未說文通玉海鄭漁仲馬端臨之志考以証其經營廢置之因由遠取晉常璩南中志唐樊綽雲南志以及常臯崔佐時徐雲慶

所為南詔諸錄近取臺院司道興革損益兵饒經費
一切成規播撫野史蒐訪者碩言有物而事有程然
後取法各省通志張立題部犁為十有二類而以事
目繫之治道莫先于域民故以地理為之首庶政必
遵乎

制置故建設即次之民財民力其道貴節故賦役又
次之禦侮備乏其道貴豫故兵食又次之養士以成
賢育才以致用故學校科目又次之吏于其土而功
德可思生于其鄉而行誼有術故官師人物又次之
祀典在所必敬百神有時而宗故祠祀寺觀又次之
稽往詔來必資辭令故藝文又次之羈縻雜志未之

以此十二類括數千里華夷之地貫穿二十府古今
巨細之事比次以倫追引無間析而第之為一十七
卷豈敢遽言成書譬彼繪事先為素地云爾若夫品
藻官業予奪人物則有宗工巨匠持衡于上非陽所
敢預也

大理府志序

楊慎

大理滇西繁雄郡也綠洱水出罷谷為西南巨浸蒼
山像灵鷲為西南巨鎮而襟帶而岩險而物華而人
英又衰然育燁然縹犂然有當于中土之奧區卓乎
無謝于南溟之奇甸焉嘗稽之往籍緯書云神農地
通日月之表則日表骨利月表青丘滇池比之猶為

避封陸終為黃帝之所娶若水為顓頊之所生產里
為湯亳之貢國濮人為武牧之征隊載籍昭然可以
覆視矣待常頤為通道始而唐蒙為開辟先乎昔之
郡乘方志事狀行紀若常皋若徐雲虔若竇滂若樊
綽若常齊休若陳隲之所著雖曰臚列實則錄存書
亡若盛國之李景山昭代之王景常籍弓具存然或
失之誤或失之畧山河若柯戒而以一經行畫之幅
員數千里而以二卷帙約之原本山川有憑其能說
極命草木無裨于爰識矣柱史溫泉柳公縉舊志而
病之乃徵議于督學憲使黜吳公泰伯龍山沈公
僉憲膠峯安公板合于太守黃岩蔡公蔡公奉楮及

翰福錫綈諫私好揚公制守侍御康谿李公三世家
本郡人官憲史必察識前代之載且諳古著之詳于
是持忤舊云蓄念發悉古之為情立創新創大增舊
表隸黜厚而新志咸集二美而卷帙合時則黃庚公
政成化流之暇宅生居方之餘也而古跡英躋琳度
寶地表昔賢之遺愛傑騷人之景物者言一昂新之
資餘之輪之真之咏之榜之不翅柳吳興之蘋洲謝
宣城之疊嶂矣其為新志之助亦多乎慎也思讀
商土流成漢陰紫城蒼麓夙嘗搜館儼塵香界珞峯
昔饒解鞞橫挽乃以首簡屬之孱毫非敢曰僭控往
南之先固願附張京兆之後云爾

滇侯記序

前人

遠遊子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日月之陰徑寸而移雨暘之地隔壑而分茲其細也太朔太蒙之野戴斗戴日之域或日中而無影或深溟而見旭或衝燭龍以為照或糞羊睥而已曙山川之隔翳氣候之不齊其極也是以有測景之圭有書雲之臺有相風之悅有候風之津海有星占河有括象以此知其不齊矣故曰不出戶知天下天下誠難以不出戶知也非躬閱之其載籍夫九丘之書志九州之異也佚而不傳周處作九州風土記宗懔作荆楚歲時記至於巴蜀異志嶺表志異錄皆是物也余流放滇越溫暑毒

草之地數過後晤言之遠出憂而屏居流離而閱時
感其異候有殊中土輒籍而記之豈欲妄憶古人乎
他日冀為之釋其棘矜歸于氓則焚枯酌醴班荆坐
茅與擊壤之老聚沙之童晨夕話之亦可代博奕
矣

雲南鄉試錄序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十九年定惟閔之詔章泰屬系
部首專當三物賓興期雲南巡撫御史某申令甲嚴
法癸葺試窠曷文執業爰飭其故期不愆於素乃以
布政司某司調按察司某司監郡大夫着吏部大夫
邑郎賓洎流末官咸慎選精遴取局竦事罔弗虔學

官某軍若干人應聘以屆罔弗共闔滇之較四十有二入穀之士二千有奇皆提學副使某所聽擇也先長夏回星渚病甚醫及初商應律啓霽升陽乃甲子錄院御史炳禹衆曰矢公矢慎乃遠此二矢所如者日曛有如燭乃即唱諧士而試之戊辰一之辛未二之甲戌三之題則細簡刺之卷則分經閱之公簾以內尋試者鋪之爰爰如也麤：如也公簾以外司調司監者分取之魚：如也雅：如也御史又實臨內外而綱維之翼：如也井：如也拔簡其試之中得卅人鏤雕其文之優廿首為雲南庚子科鄉試以獻某濫竽授簡拜手颺言曰大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

而有諸子諸子之是非取裁於六經六經之剛修折衷乎聖道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行於文章三代以還道寓於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其事業矣敷奏明揚取其文章也而漢以經術對策取士六朝以品薦詞華甄人隋合南北始有科舉蓋盛于唐增光于宋而其得人之效視三代猶矣我太祖高皇帝重獎天衷再造人極掃胡元之晦育否塞復三代之純固憚靡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彞而倫之文而章之君師之道蕪隆仁聖之事畢矣嘗伏讀科舉之詔矣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夏氏蔡氏西傳詩采漢愛登集傳春秋本三傳善胡氏禮記則

右註疏與陳皓集說裁定自淵衷參采乎諸儒使孔
孟復生亦無異論也又常觀先正首科之題辭矣曰
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瞻辭末場在通
今而知務上之涵養軋知大始下之承順坤作成物
菁莪樸棫之化梓材多士之興良有以也丹青既久
而淪神化亦窮以變厥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
厲空師心去逆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淡
逆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薄魄陳：相
因辭不辨心紛紛競錄問則喏口此何異瞽矇誦詩
闍寺傳令乎窮高者既如彼卑淪者又如此視漢唐
諸儒且恧焉况三代之英乎

聖祖制舉之美意舉賢求士之良規豈端使之然哉
今

皇上遠述唐虞近法

聖祖屢下明詔銳意作新文必宗經必法古必崇推
必黜浮菁莪之詩梓材之書復作于今日收濟濟之
士迂穆穆之衡行嬈于古先諸士乎沐薰濡化提耳
命向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况爾溱雲

聖祖嘗有諭言曰氣厚風和君子道行之所爾諸士
亦生其鄉邦久佩謨訓矣一人之身且有新吾三日
之士尚猶刮目矧曰涵泳已一百七十載濟濟敷三
五六經諸士勗哉今日之溱雲非昔日之溱雲矣勗哉

不以一第自滿而以三代之美自獻某也願徽榮露
假于諸士子借書以俟

試田圖籍序

包有提

萬曆戊午滇闈論秀會侍御潘公攬轡至綱紀其事
作人之效煥然改觀間者滇人士先後鱗集昆明廉
得其二迤道里疲露狀慨然興憤謂管子伯者猶曰
士首國之石民不可使雜處而令其言哓其事亂故
聖王處士必于燕閒誠慮之比歲黔士良病遠涉
業稍營公田庶幾少瘳今每飯未嘗不在祥柯也方
書具在豈漠然一體而二視之遂一意節省廩費稟
鏹若干金購田若干畝約三稔課輪租若干金以給

全省應此諸士爰刻田之圖籍用識不朽下日函書
南浦問叙不佞不佞竊嘆旬清澄萬里功績卓燦非
業而此舉之大非造于滇人士也語曰一歲樹穀百
歲樹人以滇賦爲天求徵

聖朝進化翔洽士類蒸蒸羔鴈成群制科之類視昔
凌加乃士丁風簷下筆陣詞鋒譬之於戰鹿鳴鸚鵡
目之爲捷浸假士不紛志於旅資有彙征於春第皆
備于公之醜縷以費其餘勇則其志閒而神王也夫
然故公之養士爲造士愛人爲知人其樹風聲于滇
者意可謂宏遠矣乃滇人士如何祈嚮以報于公哉
昔采有饗士者登歌四章曰山曰水曰鴻鴈曰松柏

而獲子瞻釋以勉士之動欲難進靜欲及時為學而
志子得之道至于論稼又惓惓于完地利識天時耕
穫有度而津津稱古人之大過人者在博觀而約取
厚積而薄發與非區區博一第明得志者至今讀其
言凜凜為俗學之戒然則公之望我滇人士之得焉
者想亦子瞻之深意也夫千里比肩累世接踵士倘
有意力田逢年乎宜益知勉學以無為石田庶不負
公矣

滇南修攘備考圖說序

楊芳

昔李德裕節度西川建樓筭邊圉其既塞險要之處
數召習邊事者指問之久而若親履其地周知其事

故能走吐番卻南詔夜郎之屬顧為內臣談者美其
功余猶撼夫贊皇之所圖者之輕便之利隘憚大之
視也夫樓而繪之居而閱之按索勤矣然攜之不可
週而隨也推之不可共而覽也守之不可世而傳也
意文饒允然直局於見耳大中丞陳公撫滇之三年
西腹大寧哀諸郡所上圖地圖下執事剗剗之命曰
修攘備考不佞承事今奪首事得有言以先梓人蓋
三復圖考而嘆治安之畧爛然指掌矣滇至我

朝始列郡邑此內地

高皇帝廟然一視兼復併露部判所無第輿圖同列
戢友而孤懸西南隅若贅疣然君長號令指臂可使

而強模背約東者難運掉封豕長蛇敗我王畧緬不
悔禍藩籬撤而與敵至移守近地幸中丞狂下大創
之緬稍折北而選度者意異指殊若曰緬不能為害
毋苦勞

天子人民為信從旁之議與當局異憂矣茲一二年
來有陰與緬以必自救之囂陽示我有必不戰之勢
西郵宴然無犬吠之警見謂緬無它不知中丞黠操
其權固難以語諸人耳業已設雄關八緬不可犯開
屯田百千頃為長久計緬且辟易斃面劫質而又深
惟

廟勝之奠攘外必先修內次第諸所表首內郡而州

部而羈縻守挺使南樞交北距蜀而天竺東黔陽封
城之內折之則地自為國圖各為說總之則圖歸一
說地納一圖其間山川之分合形勢之險易風土之
美惡利害之重輕一披閱而孔明所未經章亥所未
步者神弛而心往焉兵食要机戰守方畧恢恢乎遊
刃有餘地矣夫尺幅之卷舒千里可通至便也片言
之說論億人可曉至博也一帙之縷素百世可傳至
遠也公之筭邊與李同而善用其筭又獨有得于繪
圖之外者若乃內修上策寓于圖而不盡于圖亦不
泥于圖公自有神解當事者按圖而得公之解緬可
剪而朝食故地立復邊關不閉滇其世世無患矣

曲江社倉小引

包見提

不佞薄謫來田居十載愧無纖毫裨于里閭往歲起
沛持社倉約相告拈筆勸行爲叙厥旨度闕至今亡
其諄諭之不切抑倡導之未力也每一念至慚汗沾
背頃曲江朱君百里來謁謂是前右二所年苦穀貴
流離餓莩之衆目惻心怵僉議以社倉一法着實有
大利益幸不鄙棄而則之言不佞適然已與之語提
緝性相歛張理事似有致又聞以孝旌者知非虛恢
請誕輩又念此法極濟窮窘甚簡甚便化書垂刻昭
然著蔡自非斗以往累篋滙漏可助山海果青黃之
交富借貧賑亦救飢渴卽無論徵應不爽取携可約

縱令善不降祥德不蒙福忍使吾庾粟紅吾飽察
白而同胞頌白孩赤蔡藿以充溝壑相望返之本來
一腔當不其然夫以雄脚賢豪所謙遜未遑者乃驟
見于鄉鎮二三父老不佞深心欽焉已又丁寧朱君
曰好服十全大補湯勿貽人以為承氣飲不咎醫而
咎方也僂曰見義不為無勇也諸君勇哉

董莊愍死節威楚序

王奎

龍亡虎逝而群狐嗥焉風披雲靡而雷霆作此可以觀
大人之變明治化之迹而進夷于中國也夫夷倭無
禮義君臣上下者也彼見吾中國綱常之正安得不
欣然而慕然能及之者寡矣其或挺然能自附于忠

義之科君子可不與之進乎按元史龍溪集記天曆
初雲南中慶路鎮將敗狐叛遣兵攻威楚官吏或逃
或屈獨知事董文彥義不從賊銳聲詬罵賊不忍聞
截其耳以塞其口文彥嚼血唾賊罵不絕聲賊怒裂
而殉之明年敗狐伏誅憲司以事聞朝廷嘉之謚曰
莊愍旌其門官其子時中予作臨安時中為文學掾
一如集中言泣且請曰先父不幸死賊手雖褒嘉于
朝時中懼其事之荒湮也先生以文章顯幸為我序
之嗚呼忠臣烈士何代無之未之夷服曾不多見昔
安祿山以范陽反顏杲卿死河北張迎許遠死睢陽
雖武弁小卒皆知盡節闔城皆然華夏忠義之習無

怪也唐史列之于傳植大義于後世者至矣敗狐之
叛中慶大藩也威楚大都也省府大臣不死之風紀
執法不死之刺史不死之知事一夷人耳食九品秩
功凜：字杖太義樹大節寧死而不顧見理明而臨
事不轉也使天下之人皆若文彥則叛亂何由而生
哉予生也後仕不先人不獲與太史著作之列而元
史不載莊愍死節事豈史缺與抑在夷畧歟抑述史
時雲南未附不得聞歟以未附闕矣君子固不能無
憾以在夷而畧則失之遠矣殊非進夷于中國之義
也因為述之于簡以補史氏之闕

送韓伯時詩序

前人

五雲韓先生居夷十五年立身高潔不以榮顯有期
獲文忠在海外深自晦匿後田夫野叟漸不爲人所
知識俱可謂善處憂患者矣一朝用世都人額手願番
皇上以材見賞是豈人力之所致哉惟天純佑默相
以開天下于治致也予與韓先生伯時桂慎同存十
又六年坎壈蹇述自意與世絕矣長與荷戈執戟者
伍矣

聖天子嗣寶曆日月重熙萬方景從開洪龐而為玉
燭釋皇武而建真符返澆漓而為淳朴以納民于軌
物不決十辰首拔桂慎于拱稽中未幾復有伯時之
命颺舉雲蒸輒開坤闔震盪萬彙四海彈冠而起不

知其幾矣。矧伯時素以德望稱貞元會合寔惟其期。伯時行矣不知都人亦有顧手者。否手會以材見賞。否手君子曰是行也不為六卿即為三輔。其果否手。予因之有感矣。人每言治道有隆替古今人物不相建。今

皇上初服風氣熙熙然皞皞然光采丕變一時表著將多于前功以是知治道不于常于其人古今不于常于其人蓋賢人治之具也。伯時行矣天之生材非徒美其身也將以斯民濟也。伯時尚思

朝廷萬里簡拔之恩廣其經濟敷其賢哲于以立天地心捷萬民極開億萬年太平之盛斯不負九重求

賢之意且危懼士大夫顯顯之望伯時行矣其將何
以處我哉系以詩曰勸君以仙家霞觴之清酒贈君
以一唱三嘆之朱絃人生聚散等萍梗劉祖著鞭何
敢先憶昔同臨分晉時薇垣劍佩相追隨祇今遠離
南海上聲名不減咎與夔

聖皇恩澤被八極有詔掄材面南國南中逐客今幾
人渠是前朝真柱石北風吹沙水不流布帆夜下白
鷺州謝安聲名今在晉呂望事業行歸周磻溪東山
舊遊處此時風氣知如何五雲蕩漾閩闔開咫尺天
衢多雨露明朝响佩趣鳳池金章紫綬光陸離調元
有手會須展好揭元會還雍熙贈君以清廟一唱三

嘆之朱絃勸君以仙家霞觴九醞之清酒賈生志氣
傾相潭坡老文章動星斗東望蓬萊西弱水鵬翼扶
搖幾千里攬衣終夜仰斗樞一道文光落南紀

毛咏菴奏議序

楊慎

甲申七月之變左給諫毛君用成死焉都人士弔哭
若墻墻其子所迎護旅轅經于途亦如之雖生平于
用成有榮辱分者且罄辭致哀以此知物論矣丁亥
中春走始得一哭于寢丘泝手集其奏議幾卷藏之
冀得走序悲不聊聞追惟蚤歲識君子李文正公門
及君成進士在家大人選中迨今二十餘年矣斯文
久要之誼同事後死之責雖欲無悲奚方而勿悲在

云死生亦大矣平居而駢處喬步而葉拱塗人可
為哲流簪惠悚其先諫僂嬰其後不以事為辭以佞
為辭者衆乎歎矣用成言若不出口而臨大節若此
致命遂志其困也君子走曩細書史局多見君疏其
論事利害卓乎不羣犁然當于人心其甄別取與不
責苟同党阿代異者斷斷然殊不介介也獨立不悞
其大過人也君子嗚呼善其生者乃所以善其死也
余余于用成也何贊毀耶昔之憤世立言者美人顏
榮名余獨而悲之彼豈誠善于道耶善人天地之紀
其言者天弗死地弗埋也奚徒顏榮名而已觀斯集
也必有洩然而嘆毅然而感者矣

山溪漁詩集序

前 人

溪漁者孟君錦審字以安溪漢別號也先世淮安山陽之洪武初從成雲南廣南衛後授校尉五世俱業醫溪漢隱居不仕與諸文士徜徉歌琴山谷泉澤間遺情以古短律長句篇什甚富藏其家厥子養浩受君庭訓入辟庠以丙科荐就銓試為瀘州分教輯其詩若干卷以存手澤以余在滇有一日之雅屬為序之滇之為邦在漢及唐隔于中華據以蒙段而其間奇鯤洲海諸人亦自以詩鳴至我

皇明列為南藩洪武中學士王景常御史大夫韓宜可編修花綸長史程本立名流諸公數十輩先後流

寓其地諸執戟于役又多江南移徙敦悅餘風相觀
而養自昆明西屆未昌東極臨安人士彬彬汲古擿
藻又以遠方不樂仕宦故學不為科舉而恒嗜聲律
觀滄海遺珠一帙為揚文貞公所賞其詩與鳴盛集
及選粹編埒工媿美其後有陳郭平居四子出焉四
家之後各有宗派溪漁其一也溪漁既抱璞懷馥又
與在軒胡公兩湖葉公二三詩人同開連牆聲之綺
靡與滇之山水相輝映是可無傳乎若養浩者可謂
能子藉談伯魯九原可作不亦慙乎嘉其志為序之

林阜漫興詩序

夏 誥

古之人廷則著勳勞飭名檢以求不負所學退則居

鄉善俗清修侯命陶情琴酒寄與林宰特發吟詠
寫性真故其詩皆冲夷自適不負所養後之人則不
然適則徇時退多詭俗逐逐于聲色勢利內沮精神
冰封面目即欲勉事吟咏率皆率累惟子友龍德教
氏冲恬夙抱耿介素聞自乞養歸公府無轍跡雲山
有逸蹤晦養深湛以故天趣悠揚無強厲無矯激求
之古人在晉如陶淵明之冲澹在唐如韋蘇州之清
遠在宋如邵堯夫之擺脫今固不可得見矣德敷其
亦有志于三君子乎何臭味之同也且也居則花卉
滿庭遊則丘壑無礙閒則危坐醉則雅歌門無重馬
之誼座皆金蘭之契心與詩詩與景俱化也予得其

詩讀之因漫為之序

載籍埋言序

張濬

載道必備其器言家何多之厭獵往往志籍開淫血
銷其骨以蠹而寸不肉文言力乎軒舉之儒大達之
致詎官焚靡庖晝隨泰炤殂死第質與日不兩獲於
是乎毀籍之憂於是乎失駒之嘆質與日不無承而
不善愛於是乎從塵之困大夫斯之念具不欲朽腐
皇天后土之間上緝六籍下綜諸子前括沌濛後囊
耗迤往往存其歌見黜其凡同無寧固述實戾剛削
厥惟勤哉進乎精矣夫孰以慧大夫而俾之惜所棄
也劍閣巍灑瀕湍固有其文昔在手長游覽既得史

乃成足以千古大夫不其襲智子長和子長刑餘之
人大夫孤遠之吏子長祖之先史大夫承之家學其
傳固相當也大夫識蓄勝而不盪窈比之緒子長間
猶稱怪焉何論瑰瑋哉嗟嗟大夫者拊琴載筆弄鶴
占辭而其置身當何如也偃息百家之場逍遙萬有
之表即世出世即吏逃吏直逃逃窺之趣憐討羨爾
尔信尔大夫之操術當官可知已五年而博別駕奚
惑雖然大夫詎以別駕矜世世也斯集一家藏一在
峩眉之巔

皆山館文集叙

莊祖誥

杜少陵有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可謂洞晰文

人之肺腑矣乃又曰作者殊列名豈浪垂抑何不輕
售才人聞譽若此然當是時拾遺諫草終不能啟遣
興詩歌至于忠君愛國之熱腸一付諸殘山剩水為
點綴則文章蓋難言之矣直指諸公素以文明高海
內卯辰之間不佞誥會奉制舉義而贈矣之則見縻
思弗靈縻脫弗脫一逞其凌雲之氣遂慨然想慕所
為古文詞恨未由窺見一斑耳洎公按滇日則首檄
諸司百執若羣長吏最殿其功能而以愛君勤政一
念著為曆約之誓之警省數言直是瑞錦奇珍碎金
賸馥真令吾屬欽承佩服不能己己及出皆山館刻
相示則又翩飄粹朗恬雅高華汪溢浩渺之勢且洋

洋大觀也。歟。室之緝。耶。龍宮之燭。耶。崑林之穀。耶。貌
始射之霞。耶。黃河九折入海之流。耶。吾眩矣。誠無以
各狀之矣。噫。此猶是公令龍岩時語也。環若皆山嶺
峭巖業之概。為天宮為霞嶼。日與大武。歐察諸峯相
映帶。誅布結。屋退食。自公襟期曠磊。既謾謾如松下
之風。亦吼吼如內頭之石。常以天下國家大議寄意
於管侯手墨之間。如闡微焚餘。諸作故是奇勝。耶。其
一點一畫。嬉笑罵詈。盡成文章。蓋借事表裏。便足千
古。豈杜陵所謂騷人。不見漢道。盜斯者耶。讀醉翁亭
記者。以為兩文忠一時絕唱。斯集也。毋亦髣髴環滁
皆山意乎。記是描境中之人。集自吐人中之意。虛虛

寶實間各致其極矣况公蠅頭諫草白筆霜飛頰令
杜拾遺避三舍哉夫按歎納然後知蜀錦之無光也
窺龍燭然後知蠙珠之無媚也游崑林然後知瑜次
之未哲也仰姑射而後知春雲之澹蕩望黃河而後
知百川衆流之為涓滴也昔者劉禹錫初見華山以
為此外無竒及見荆山以為此外無秀繼遊池州登
九華山然後悼前言之容易皆山也而見山者異昔
余讀醉翁亭記亦作如是觀余茲媿矣余茲益矣

枉笏齋二戴經疑叙

諸允修

直指朱公以名家擅曲臺之紫片詞傳誦人爭貴其
猷頌持斧滇上值點夷舉族內訌獨以談笑佐籌幄

飛檄數語卻撥寇于門庭料敵制勝中窾投機迴出
手裁之外蓋得于經曲進反之秘義為多寇退巡行
郡邑俱遐天經學失傳謂不佞允修故業在焉乃出
篋中疑義一帙相示嘗攷荆公罷辭賦為經義勝國
因之有司試士帖括曰疑公直參尼父心印以禮經
世其美疑抑聞之聖賢妙義非疑不入即如會子問
一篇往復推究幾無剩義使非會子善疑誰發夫子
之蘊則禮固疑悟之林矣乃學士家執着見深紙墨
障重高堂生后倉來以諸家詁釋破碎躋駁其中微
辭真旨授人以疑者何限而遑遑膠泥師說誤認違
見終無如礼何美若是憂憂乎難哉良以卷編浩汗

若彛行數墨之難週又其猶者徹乎象數而精者貫
乎神人謀選紛紜中舍妙義學者無王謝子弟之見
聞欲破疑關無其力無曇摩承授之衣鉢欲彛疑屈
無其慧無水窮雲起之觀情竭而疑端不生無峯回
路轉之想致窮而疑境不迫惟有奉本子如著蔡矜
墨守為穩着甚則以謹嚴文迫促之陋以靖空解寒
儉之嘲又奚能風簷刻燭先衆力而得靈珠耶今直
指公諸義具在于承犧王堂何昂呂摹神也于燕饗
幣交何冠裳寫照也于絃誦羽籥資財牲畜器物形
象之粗又令瓦礫盡為真金游戲恣通三昧何也若
夫謝已披啓永振瓊宇瑩于摩尼片語芳于優鉢觀

者神悻心駭目境為之一變不足起近代之表于蓋
公結髮讀書每尚無字句中探討展轉行迴卒以妙
悟其得力全在善疑斯其悟後語而猶標之曰疑者
無亦指得力處示人為後學作筏喻乎學者自具性
靈試袖繹手疑之一言將風見戲論一齊放下獨于
此際無盡藏中亦疑小徹大疑大徹各隨根器管領
此亦長空之靈鶴暗室之寶炬矣迷力請付之剖劇
矣以見公種種著作不出此解者迨是具大識力者
自得之作疑說弁諸首

蘭蕙雙清卷引

楊一清

吾卿方外交全用中祥天與二上人者居滇之五華

圖通大利皆有慧性深于釋典而旁通諸經乎史百家之書開操筆札為詞翰亦清俊可愛其相友也陳善規過不苟為同不矯為異有吾儒麗澤之益焉蓋不止度越于緇衣之流而已雪谷師居常慎許可獨訟二人雅見重焉乃作蘭蕙雙清圖贈之彰志道也用中天與裝潢成卷一日予安寧虎丘堅密庵索予言引其首粵自孔子作倚蘭操以蘭為王者香而蘭之名始見重於天下其後著於屈原之騷經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植蕙之百畝蓋以況其志行之修潔而自列於蕭艾質蕙之流於是端人正士有介然之操而積世疾邪者往往以蘭蕙自此人亦以是

目之吾聞用中天與之爲禪也。故淡服蔬清修苦節
閉門危坐蕭然。如有得行操濯濯無毫釐可訾議。空
谷之爲是園也。其有所徵也。夫易有之同心之言其
臭如蘭。蘭之取譬交道實本諸此。靈谷之設心勤矣。
用特天與尚思所以保厥終哉。楊誠齋之詩曰。山居
種蘭薰蕙寒。久當知他日。年彌高德彌。邵麗澤之益
者。止不渝斯。不美於蘭蕙之園矣。予處滇城不教日
分爲文述所困。以靈谷能成人之美。而用中天與文
能所知重也。故撥冗爲之。三言。

靈重鍊道院集要序

朱運昌

表佛者覺也。舉世營營認一切幻妄爲真。有得之則

喜失之則悲日流浪于生死海中而不自覺佛氏憫
其然故直呼而覺之曰空夫世界皆空何有于我吾
身既空則向之營營何為哉以是知執空為有舉生
沉痾之疾也佛其醫乎覺其方乎空其對症之藥乎
世無金仙厥疾何瘳論者不啻猥以空寂為禪詎病
夫棄而君臣離而父子佛教誠為可議如以空寂為
禪道而吾儒之所謂無欲無我者皆非耶又况人生
世間如白駒過隙日與聲色貨利為構其去死亡幾
何如釋氏言則一切世味直以空華陽焰視之其去
其來舉不足以滑吾中而挫吾精久之息調心靜神
完形固養生之道端不外此愚也根器陋劣未觀象

教審籬比歲屢罹憂困如坐火宅思迺清涼每繹諸
經談空之旨脉脉若有契焉乙未冬休沐還里中敬
謁吾鄉仲庸真先生獲觀道院集要一書因受而卒
業焉是書為宋元文晁公精詣內典深造有得自覺
覺處之語纚纚萬言大指不越觀空調息二端夫觀
空則心不累調息則神不措心神交養文元之于圓
學深哉竹牖先生蚤歲悟道晚益精進年逾八十聰
明強健較其所得與文元異代同符固宜于是書珍
惜愛重不輕以示人也先生屬余重梓以廣其傳愧
余粗淺何能為文元公敏仲顧年來勘破世味無異
嚼蠟且夕且携蒲團藤杖從先生叩無生義則茲託

其可虛乎遂屬慶遠郡丞溫陵蘓君以褚河南小楷
寫而鏤之時萬曆丁酉三月廿三日也

送朗大師北上迎藏序

于若瀛

朗目大師滇人也滇有朗目山故號朗目不佞得見
大師捉麈叩心灑灑開示得未曾有及談浮渡與塵
甚詳于時劉天司空與耿陳焦視諸君子力主勝祿
議復寺址大師詣

闕下大冢宰李公大司空楊公太史袁黃諸君子復
力主勝祿為請藏

錫寺額於是寺址及曰相經來歸庚子大師自
闕下還濟寓普照寺舊有靜禪師奉

勅建藏經閣甚偉壯萬曆丙戌災歷十五年不克復
奮大師萊濟不佞遂私詣劉大師空以閣屬大師大
師一力擔荷決歲閣成于是劉大司空抱疴三玄
自宿之興福寺來問疾聞藏且旦晚下矣大師復偕
三玄詣

關下濟人番之弗克夫孰非緣哉華嚴寺址幾失矣
未有大師住金谷岩竟成馬鬣也藏經閣已燼矣不
有大師住照寺竟成甌脫也大師其遠錄公耶抑靜
禪師耶一復于五六年後一復于十五年後亦
奇矣且有劉大司空諸君子合力主之夫孰非緣哉
大師既杖錫不佞送之河干書此兩段勝緣于冊子

付大師大師乃操艇去

送詔目大師護藏歸浮山序

王元翰

大師與余同滇人也滇曲靖有詔目山師易慧光為
今號初得法于南岳無盡禪師次參伏牛大方長安
徧融彼時此門第中尚不之大知識也以故大師得
恣相訂證而卓錫于菰蘆中為最久桐城有浮山采
遠錄公道場叢洞之奇甲宇內蘇范諸君子皆遊息
於中中有金谷叢師于此詆誦華嚴三年大悟因曰
靈蹤勝地佛祖寧為一家設乎于是慨然興復之旋
以請藏弁至京師藏未得而大師晉長安諸貴人具
眼者咸來執弟子禮而余從漢上接稚圭兄手書始

知天地間所謂謂曰云此時蓋神相往來矣辛丑後
余宦京師聞大師住濟上折東問法大師以山河大
地有無詰復此時因書相通矣而猶以不睹師面
為恨乃是年冬大師復從濟上來余集父疑團結成
虛見而一腔抗氣炎炎不相下及夫中宵並榻逼近
無依不覺通身汗下古人所謂空手把鋸步行騎牛
意在斯乎今年春二月遣藏下大師且隨藏南還矣
藏不南去故大師北來及大師得藏而余失大師矣
大師得藏不為大師喜而余別大師其能忘情于大
師乎哉故叙往來聚散因緣大概如此

光尊寺三教序

鄒光祚

予飭戒之暇輒與永昌吉士蘭子淑吳子崇等論文
于正學書院而復所以訂其為學之正者咸曰學一
也何哉所謂三教者其道將無同乎予曰道不為謀
奚其同曰異乎予曰造人之心則一也奚其異曰三
者將安取衷哉曰可得聞歟予曰吾儒內也二氏外也猶
易所謂內陽而外陰也曰可得聞歟予曰釋氏以天地為
泡影事物為夢幻夫婦父子之倫為塵淪而欲以涅槃
滅度之以求所謂阿耨菩提之性焉不知乾坤毀矣彼
菩提者何附而存也老氏絕聖與智專任玄默坎然
以柔道為壑而欲使天下之賢智皆歸焉是以術為
其道者而非吾道之中也是故賴吾聖人參贊之用

而後釋氏失其爲空爲頑吾聖人建中達極之旨而後若氏悉其爲多爲彊惟其教有所折衷固老聃氏與帝倉氏所賴以存而不散者也人徒見其詞術流傳乎天地書冊充盈于浮竹祇園靈境之設無異于毘盧舍衛之故廬而其師說之行不殊于舍利蒙期之篤信則以爲起悟之說可以傾天下而人遂愛以傳之不知非吾聖人裁成輔佐之功存卽有如歌利者之類起而爲虐吾恐菩提之身神寶之具祇以供其食之不暇而暇于造人乎哉此吾聖人之功所以爲大也曰夫是則其教可無施矣而猶必傳于今不朽何哉予曰予不見天地乎天有日月不使其燭火

之亦為明也地有康衢不能使山徑之不為路也二
儀之各一其明是或一道也安可息哉曰然則孟氏
亦何闢之深也予曰懼其超悟之說足以入人于清
曠者冥矣而莫之救也故曰不得已也乃若今之習
二氏者已不能闢超悟玄曠之門而其所傳心性本源
之論未必盡詭於吾聖人之道以其言不詭於聖人
之道而學無壞乎人心之正則始存之固可以發性
靈而脫人於塵鞅者也其于世之迷躅豈小補哉柳
禹謂其言與湯論語合誠樂之則性情爽然而有以
佐世嗟乎使吾孟子復起將亦不得已而取其道以
佐世未可知矣於是蘭子輩皆唯唯以進而陳子一

鶴儂翁問曰：縣治水三十里許，有寺曰先尊儼乎，身
毒之極樂也。則善即矣。張公元諭與邑侯羅公廷賢
卿大夫霍君薰築如其前，禮地數廛，好義如指揮車
渠路，允萬軍，又叔為傑閣以奉，所謂玉皇則老氏之
鈞天玄都，是己甲觀寶林，羣飛鳥草，即人無知愚無
長少禮之，殷而信之，虔真如世尊上帝，赫然臨之，以
司其考，祥錯履之跡，而錙銖其果報焉。蓋斯人為善
去惡之捷撓也，不可以悟述俗而佐今之教化矣乎。
予曰：有是哉！遂次為三教之叙，以與之而為之置田。
若干畝，以符之常住，照用蓋以掖其善端，莫馭入于
吾儒教也。

瑞贈言序

楊應霈

歲重光太淵獻之元日余從雲南邑署

蒿祝竣祇謁

先師廟時東方初曙濛濛若霧松灑空著綉為凋詰
朝容持松枝見餉凝綴不异合浦珠疏密巨細與翠
然相映掩膏之旨于鉛余詭其甘露也意如所餉而
止越入日故楚守李觀察仲吉來見謂環珥三十里
一望千松珠瓏錯落若為余而功之則吾豈敢因以
遺待弁會大雨僅存什一于叢條密集中既函寄余
毋太恭人矣賸粒置度抵暮春朔余忽病輒憊甚幾
不能自持連日吐塊血并許中疎如熱頭汗如雨數

飲酒如沃焦憤憤神理不策小極仇四斯夕都于枕
去度晚鐘脫漏卧不得腹也偶靈扁若牖取其露咽
芝肅三粒并斂亦粒後覺喉吻間恍囓雪餐冰腸腹
盪如清芬溢齒齶頰頰徐進粥半盂膳膳拊指許霍
然免乎俗泉避已故為甘露預為余病而降殊矯誕
謂余病匪藉甘露而愈亦通諱繁什之偶然可爾先
是庚戌秋亭左小桂栽數尺放花五朵尋結五實可
可搗子大每朵實四五粒稱其華斲亦異矣及蒞旬
前三年庭播有五實四實一蒂者二三粒蒂不可勝
數出亦吳別駕云晋代此地曾驛獻一蒂六榴正嘆
以今方昔尚輸其一俄闕樹為六者且三凡此繁何

何祥也母乃

聖人久于位而德動天化被草木臻茲諸瑞西南之
絕徼與顧余于甘露且勿朝奏臺使矧敢驛獻啓視
度中猶餘壘壘也其久而不化大有足奇者使桂枝
若播直籬壁間物在偕媚勿足怪余不古哲抑置祥
瑞是憲而晉代人乎哉特以諸君子後諸頌詩叙紀
不畚其泯泯爰投剗剗姑自崖畧如左

碑類

南詔德化碑

唐鄭 回

恭聞清濁既分運陰陽而生萬物川岳既列樹元首而定八方道治則中外寧政乖則風雅變我贊普鍾蒙國大詔性業合道智觀未萌隨世運機觀宜撫衆退不負德進不慙容者也王姓蒙字閣羅鳳本唐特進象南王越國公開府儀同三司之長子也應靈傑秀含章挺生且發標奇龍表貴始乎王在儲有道隆王善位即重離不讀非聖之書嘗學字人之術撫軍屢開成績監國每善家聲唐朝授右領軍衛大將軍兼陽州刺史治先詔興御史肅正誨謀靜邊寇

先王統軍打石橋城差詔與嚴正誨攻石和子父子
分帥兩珍亮醜加左領軍衛大將軍無何又與中使
玉承訓同破劍川忠績載場賞送于嗣遷左金吾衛
大將軍而官以材遷功由幹立朝廷照鑒委任兵權
尋拜特進都知兵馬大將二河既宅五詔已平南國
正父堪輔分政而越柝詔餘孽亦贈特鐸稍騙瀘江
結彼沈渠擾我邊鄙飛書遣將皆輒拒違詔弱冠之
年已負英斷恨茲殘醜敢逆大隊固請自征志在夷
掃象子贈之頭傾伏藏之穴鐸稍盡獲寶物並歸解
君父之憂靜邊隅之褻制使奏聞酬上柱國天寶七
載堯王即世皇上念功旌孝悼性撫存遣中使黎敬

義持節冊襲雲南王長男鳳迦異時年十歲以天寶
入朝授鴻臚少卿因冊襲次又加授上卿姜陽瓜州
刺史都知兵馬大將既御厚眷思竭忠誠子弟朝不
絕書進獻府無餘月將謂君臣一德內外無欺豈期
奸佞亂常撫虐生變初節度章仇兼瓊不量成敗妄
奏是非遣越萬都督竹靈倩置府東爨通路安南賦
重役繁政苛人激破南寧州都督爨通路歸王昆州
刺史爨日進梨州刺史爨祺求州爨守懿螺山大鬼
主爨彥昌南寧州大鬼主爨崇道等陷殺竹靈兼破
安寧天恩降中使孫希莊御史韓洽都督李泌等委
先詔招討諸爨畏威懷德再置安寧其李泌忘國家

大計曠張仇詭蹤務求進官榮必阻扇東爨遂激榮
道令熱婦王議者紛紛人各有志王務暹亂萌思紹
先績乃命大將軍段國忠等與中使黎敬義都督李
宓又赴安寧再和諸爨李宓矯偽居心尚行反間更
令崇道謀熱日進東爨諸酋並皆驚恐曰婦王崇伯
叔也日進弟也信彼諛構熱僂至親骨肉既自相屠
天地之所不佑乃各兵師召我同討李宓外形忠正
佯假我郡兵內蘊奸欺妄陳我違背賴節度郭虛
己仁鑿方表我無辜李宓尋彼賤流崇道因而亡潰
又越嵩都督張虔陀嘗任雲南別駕以其舊職風宜
表奏請為都督而反誑惑中禁賊起亂階吐蕃是漢

積雠遂與陰謀擬共弑我一也誠節王之庶弟以其
不忠不孝貶在長沙而彼奏婦擬令間我二也崇道
冀盟構逆罪合誅夷而卻收錄與宿欲令雠我三也
應與我惡者並授官榮與我奸者咸遭抑屈務在下
我四也築城收質繕甲練兵必欲襲我五也重科白
直倍稅軍糧徵求無度務歛弊我六也于是持表上
陳縷申寃枉皇上照察降中使賈竒俊詳覆屬監臣
無政事以賄成一信度阨共掩天听惡奏我將叛王
乃仰天嘆曰嗟我無事上蒼可鑒九重天子難承咫
尺之顧萬里忠臣豈受奸邪之害即差軍將楊羅顛
等連表控告豈謂天高聽遠蠅點成瑕雖布腹心不

蒙矜營管內首渠等皆曰主辱臣死我實當之自可
齊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難不防坐視傾敗于此
差大軍將毗雙羅時等揚兵送繳問罪存城自歎畢
奈故逆時序尚佇王命異靈事繇豈意節度使詳于
仲通已統大軍取南谿路下大將軍李輝從會同路
進安南都督王知進自步頭路入既數道合勢不可
守株乃宣號令誡師徒四面攻圍三軍齊奮先靈冥
祐神炬助威天人協心軍群全拔虔陀飯醜寮庶
出走王以爲惡止虔陀罪豈加衆舉城移置猶爲後
圖即便就安寧再申哀懇城使王克昭執惑昧權繼
違拒請遣大軍將李克鐸等帥師伐之我直彼屈城

破將亡而仲通大軍已至曲靖又差首領楊子芬并
令蕃漢生猜贊普今已觀暴浪穿或以衆相威或以
利相導儻若蜂虿交守恐為漢人所擒伏乞君存見
亡在得思失府城復置幸容自新仲通殊不招承叔
至江口我又切陳丹款至于再三仲通拂諫棄親阻
兵安忍吐餐唯言屠戮行使皆被詆呵仍前差將軍
王天運帥領驍雄自點蒼山西欲復替交襲於是具
牒字設璋理頭頭流洹曰我自古乃今為漢不侵不
叛之臣今節度替好貪功欲致無上無君之討敢昭
告于皇天后土史祝盡詞東北稽首奉國痛切山川
黯然而誠感神風雨震霽遂宣言曰彼君納我猶吾

君也。今不我納，即吾讎也。斷居之機，疑棄之賊，乃召
辛任，捫然登陣，謂左右曰：夫至忠不可以無主，至孝
不可以無家。即差首頌揚利等，於浪考參吐蕃御史
論若贊，御史通變察情，分師入救。時中丞大軍出陳
江口，王審孤虔觀，向背維兵親擊，大敗彼師。因命長
舅鳳迦婁，大將軍段全篤等，于丘遷和拒山，後贊軍
王天運懸首轅門中。丞選師夜遁，軍吏欲追之，詔曰：
止。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天子而與凌乎？既而合謀曰：
小能勝大，禍之胎親。仁善隣國之寶，遂遣男鐸傳德
大酋望趙佺，鄧楊傳磨許及子弟六十人，齎重帛珍
寶，箬物西朝獻。凱屬贊普仁明，重酬我勳，效遂命宰相。

倚祥棄樂持金冠錦袍金寶帶金帳狀按私拿鞍銀
獸及器皿珂貝珠璣衣服馳馬牛騾等賜為兄弟之
國天寶十一載正月一日于鄧州冊詔為贊普鍾南
國大詔授長男鳳迦異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
兄在官寮寵幸咸被山河約誓未固維城改年為贊
普鍾元年二年漢帝又命漢中尉太平司空襲禮內
使賈竒俊帥師再置姚府將軍賈璣為都督僉曰漢
不務德而以力爭若不速除恐為後患遂差軍將王
兵各絕其糧道又差大將軍洪光乘等神州都知兵
馬使論倚里徐同國府城信宿未踰破如拉朽賈璣
面縛士卒全疆三年漢又命前雲南郡都督兼侍

擢李宓廣南節度何履光中使薩道懸遜惣奏隴英
豪義安南子弟頓營隴坪廣佈軍威乃舟楫備修擬
水陸並進遂令軍將王衆寬等潛軍襲造舡之師伏
尸遍毘舍之野李宓猶不量力進逼鄧州時神州都
知兵馬使論倚里徐來救已至巴驛山我命大軍將
段附克等內外相應競角競衝彼弓不暇張刃不及
發白日晦景紅塵翳天流血成川積尸壅水三軍潰
衄元帥沉江詔曰生雖禍之始死乃怨之終豈顧前
非而忘大恥遂收亡將等屍祭而葬之以存恩舊五
五年范陽節度安祿山竄據河洛開元帝出居江劍
贊普差御史贊即羅于惹結齋勅書曰樹德務茲長去

惡務除本越萬會同謀多在我圖之此為美也詔恭
承上命即遣大將軍洪光柔杜羅盛段附克趙附于
聖羅遷王遷羅奉清平官趙仝登等統細于潘從昆
明路及宰相倚祥葉樂節度尚揀贊同伐越萬詔親
帥大子潘團逼會同越萬回拒被夷會同請降無害
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積儲一月館穀六年漢復
直越萬以楊庭燧為都督兼固臺登督普使來曰漢
今置更越萬作援昆明若不并除恐成滋蔓既舉奉
明旨乃遣長男鳳迦異駐軍瀘水權事制宜令大軍
將楊傳磨倖等與將軍欺急歷如數道齊入越萬并
掃臺登除都督擒見兵士盡擄於是揚兵即部而

漢將大令迴旆昆明傾城稽顙可謂紹家鍾業世不乏賢者十萬橫行七擒縱畧未足多也爰有尋傳時壤沃饒食物殷湊南通渤海西近大秦開闢已來聲教所不及義望之後甲兵所不加詔欲棄之以表冠化之以禮義于二十一年冬親與案佐兼愬師徒刑未通道造舟爲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辭款降者撫慰安若抵捍者繫頸盈貫矜愚解縛擇勝置城標形不討自來和輯望風而至且安寧雄鎮諸巖要衝山對碧鷄波環碣石盤池執掌利乃詳觀城邑綿延勢連戎楚乃置城監用輯携離遠近因依閭閻櫛比于二十一年冬詔候陳省方親俗恤隱次昆川審刑勢言山河可以

作蕃屏川陸可以養人氏十四年春命長男鳳迎其
於昆川置拓東城居二詔佐鎮撫於是威懾步頭思
收曲靖頌告所及翕然俯從我王氣受冲和德音覆
育才出人左辨稱世雄高視則卓爾萬尋運籌則映
赫千里觀釁而動因利興功事協神表有如天啓故
能功域挫敵取勝如神以爲易安轉禍爲福紹開祖
業弘覃王猷坐南面以稱孤統東偏而作主然後修
文習武官設百司列尊敘卑位公九筭闡三教賓四
門陰陽序而日月不愆賞罰明而奸邪屏迹通三才
而制禮用六府以經邦信及豚魚恩霽草木茂塞流
潦高原爲稻黍之田疏尖陂池下隰樹園林之業易

箕成冒徒有之無家饒五畝之桑國貯九年之廩蕩
穢之恩累沾蠶動珍帛之惠偏及耆年設陰防非憑
隨起堅城之固靈津蠲疾重巖湧湯沐之泉起賤天
馬生郊太利流波濯錦西開彝傳祿即出麗水之金
北接陽山會川攸瑟瑟之實南荒濟漆覆詔願為水
臣東爨悉歸步頭已成內境建都鎮塞銀生于異紫
之鄉候隙者方駕憩于洞庭之野蓋絲人傑地靈物
華氣秀者也于是羣象珍竒貢獻澤至東西南北烟
塵不飛遐迩無虜掠之虞黔首有鼓擊之恭乃能饒
首印南平睥海表豈惟我鍾王之自致實賴我聖神
天贊普德被無垠威加有截春雲布而萬物普潤霜

風下而四海颯秋故能取亂攻昧定京邑以息民
兼巧悔亡冊漢帝而繼好時清平官殿國忠設尋銓
等咸曰有國而致理君主之美也有美而無揚臣子
之過也夫德以立功功以立業業成不繼後嗣何觀
可以刊石勒碑志功頌德用傳不朽俾遠將來家世
漢臣八王稱乎晉業鍾銘代襲百世定必當朝生遇
不天再羅衰世賴先君之遺德沐求舊之鴻恩改委
清用平兼車匪心懷吉甫愧無贊於周詩志效奚斯
願齊聲於魯頌紀功述績寔曰鴻徽自顧下才敢題
夙烈其詞曰降祉自天福流後胤瑞應匪虛禎祥必
信聖主分憂遐荒聲振襲父傳封受符廣印廣鑾乘

節貪榮構亂開踞南安攻殘西塞仰情見屠官師潰
散賴我先五懷柔伏殺祚不之賢先獻是經即守詭
隨貶身迥商禍連度阨亂深壁壁缺答匪化途來自
禮仲通制節不詢喪冬徵兵海隅頓營江口矢心不
納白刃相弁謀用不藏凶師夜走漢不務德而以力
爭吳師命將置府層城三軍往討一舉而平面縛群
吏弛獻天庭李必總戎猶弄履轍水戰陸攻援孤糧
絕勢屈謀窮軍殘身滅奈而葬之情由故設贊普仁
明審知稅變漢德方哀邊城絕援撤衣共戎攻彼即
縣趨萬有征會同無戰雄雄敵嗣高名英烈惟孝惟
忠乃明乃哲印疆一掃軍群雙滅觀兵存傳舉國來

賓巡幸東爨懷德婦仁碧海效趾金穴荐珍人無常
至惟賢是親土宇克開烟塵載寢擊擊梨抗輯熙群
品出入連城光揚衣錦業番萬代之臺倉貯九年之
廩明：贊普揚于之光赫！我王實賴之昌化及有
土業著無疆河帶山礪地久天長辨稱世雄才出人
右信及豚魚潤深瓊玖德以建功是謂不朽石以刊
銘可長可久

評曰右碑雖出鄭回卒之說南詔婦唐者回之力
也讀此碑則有唐之處置失宜邊帥之誅求無厭
可以為鑒揚國忠李必負君誤國其罪不尚夷也

平雲南碑

元程文海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內外雲南秦漢郡縣也負險帶麓乃憲朝踐祚之二年歲在壬子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監邊陲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月絕洮踰吐蕃分軍三道禁殺掠焚蘆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兵過大渡河上率勁騎由中道先進十一月渡瀘所遇望風款附再使招之至其邊害十二月薄其都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為其固國主段異智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臨視城中城中宵潰吳知奔鄯闡追

及泰祥於姚州倖斬以殉分兵畧地所向皆下惟鄯
闡未附明年春晉大將兀良合解經畧之上振旅而
還未先拔鄯闡得吳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
落三十七攻跋趾破其都收特磨溪洞三十六金齒
白夷緬中蠻國皆相繼納款雲南平列為郡縣凡總
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戶
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
書省于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答兒
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先皇帝天
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聖明同于方夏幼長
少老熙怡皆自慙其往陋非聖武不殺之恩不

及此惟點蒼之山嶺駐驛焉若紀聖功刻石其上使
臣民永瞻仰于是為宜中書以聞制曰可以命詞
臣臣丈海再拜稽首而言曰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譬
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憐而生生之意恒寓于
雪霜風雨寒暑之中物之蒙者薰然而溫灑然而
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順有不自知其然而然
者故其功若未而蒙其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夫
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使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
可也而招徠綏綏輯終擇其主弗誅嗚呼微天地之德
孰能與于斯乎今陛下建中和之政以繩其祖武厚生
民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承無遠弗屆是以藩方大

大臣于錢穀甲兵之外憐憐以光昭令德為請其知
為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夷天下為之騷動蜀
民咨怨喻之諄諄鑿池灌習再駕而後取之其視今
也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初非疆
理天下也而世猶誦之至今視跋履山川洒濯其民
而紉于禮義之域孰愈彼碧雞金馬與夫黠蒼皆其
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之夫各有所畏焉耳
今也鐫未始磨之岩紀無能名之績桓桓燁燁與世
無極豈惟足以震百夷榮千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
神實嘉賴之嗚呼盛矣哉臣事先帝蚤受眷知今復
待罪禁林發場蹈厲敢也不敢以荒落詞謹再拜稽

首而系之以詩曰於皇惟元載地統天大噫小噫日
寒以暄粵西南隄水駛山嶺風霆流彤氣交神州跋
息蠕蠕勿萌鮮鮮谷飲業居燕及跼鳶繫誰之恩聖
祖神孫烈文謨湔後生存既有典常被之服章戎吏
我民我工我商萬國一家孰為要荒點蒼蒼蒼禹跡
堯墻井鉞參旗終夜有光威不遠顏作善降祥嗟爾
耄倪視此勿忘

賽平章德政碑

趙子元

榮祿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賽公本烏
孫國師之後早遇太祖功聞五朝政事舒徐德量度
大至元甲戌帝以南方未定召公囑之曰雲南勝地

極在邊荒自朕親臨率兵歸附迄今役屬二十餘年
撫恤之心雖切而下民之志未安今欲得人以革其
弊公奉天子命填諸夷藩以紂速刺丁月忽乃為斷
事官楊璉為左右司郎中塔木丁為員外郎梁增侯
瑞為都事所司之士東接宋境西拒蒲甘北抵吐蕃
南屆交趾地方千里者五總隸一百餘州凡二十餘
路皆公所攝是歲七月抵大理下車風動神行詢父
老諸生安國便民之要中慶大理兩設提舉令王榮
午趙子元充其職中慶首建文廟歲祀于春秋二丁
仍收置儒籍識者度公之心皆為學校之事似乎寬
緩公臨事之始而先之者何也殊不知國家政事典

則綱紀法度軍旅刑措之事未常不自文學始冷公
先其所當為而為之使南方之人舉知風化公可謂
得實之本矣由是省徭役招散亡恤鰥寡備水旱禮
賢士削冗員建屯田制楮幣設路食以特勞民薄征
稅以廣行旅飢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撫綏允
與利除害之事知無不為與夫建省堂築驛館導祀
治橋具市井皆候農隙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允結怨
于己者公悉以恩待之當時號為易治十二年冬羅
槃甸蠻自昔聲教之所不及者據險恃愚屢逆使命
公乃徂征傳于城下我師四圍其勢欲破謂諸將曰
力攻不如德降諸將曰蠻夷不可以仁義化乘勢而

攻殄無遺育必無復顧之憂公曰不然我聖主好生
惡殺之心臣下体而行之戢也數日城果下諸莫長
各齎金馬幣帛以貢公命察佐郎中楊璉安諭以西
餘城和泥諸部望風屈膝十三年秋遣使齎檄招誘
廣南溪洞是時儂士貴及左江李惟屏右江岑從威
等二千人各執土物納款公以新降不受降者拜首
再三僅受以領其意及婦濃賞厚祿以旌其勤是歲
廣中降者八十餘州籍四十萬戶東招靖江南開廣
道不勞一使而安定十四年春蒲甘遣大將釋多羅
伯副以俾將五人士卒象馬以萬計剽掠金齒飛書
求救公命萬戶忽都總管段信直等釋圍而蒲兵始

解自後蒲甘不敢犯我金齒得以安堵皆公之良計也初昆明池口塞水及城市大田廢棄正途墜底公命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張立道付二千役而決之三年有成噫嘻公今之治南詔亦猶昔之治西秦也長安之人曾勒碑以記其德公之用心可謂至矣經綸既緒化有功于王事者公遣使聞奏朝廷莫不稱旨擢阿魯映納速刺丁為雲南諸路宣慰使都元帥楊璉為宣慰使副都元帥月忽歹忽你赤阿合八失為招討使爰魯為宣撫使總管段信苴等特加恩賜張立道為中慶總管各賜虎符金馬符宣勅者二百餘人以旌其功吾嘗論名實之辨而有感于公故公

能開疆辟土于不毛而不能勒勳于銅柱使南荒之人感恩于肺腑而不能繪像于公朝此公之所能者實也公之實跡已昭著于宇宙雖紀之金石歌之聲詩未足以發明其萬一而公之名雖三尺之童亦知之又何待予之揄揚而後顯哉然國人不超甘棠之詠似有愧于召公黃童不為駢竹之迎豈無慚于郭伋吾儕小人舍本逐末釣名干譽祝公寧不愧耶邦人父老感公之德銘之琬琰以示不忘銘曰公實在已公名在人已既無慚人何足詢為政以德澤民以仁南方生蒸親之若親遠人向化臣其未臣昔號難治公來舉醇豐功偉績南詔西秦追之金石未示無

垠

黔寧昭靖王祠堂碑

本朝玉景常

王諱英字文英姓沐氏鳳陽之定遠人元季天下難
作王在童穉喪所怙恃時

皇上龍飛鳳陽往拜于門

上竒而育之既長撓敏過人數從征伐終日侍側無
戲色亦無惰容弘量孝恭出于天性

上益竒之壬寅授帳前都尉出鎮鎮江焯有聲績甲
辰除廣信衛親軍指揮軍府肅然孳加昭勇大將軍
廣信衛指揮使軍府益律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改元洪武既定昂命王從征福建禽元

早章陳友定三月復王姓鎮建寧三郡三年陞鎮國
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四年陞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
府事時天下兵樞交壅治出聲生稱

上意旨中宮尤屬望焉先年乘傳由陝西抵熙河布
德澤康遠人事有不便更張以聞明年副寧河王總
大兵征番部西渡黃河峒川藏耀兵崑崙戰轉千里
俘獲萬計班師論功封西平侯開國輔運推誠宣力
武臣階仍榮祿大夫勲柱食祿二千五百石

賜鐵券勲在盟府若曰朕昔子汝無異汝父汝今世
有茲爵守乃宗祧以貴乃祖父無忘朕命敘之哉又
明年八月拜征西將軍將兵征西番降元萬戶乞失

加三副使鍾朵兒只阿烏都兒人卒二萬雜畜二十餘萬平朵甘紉都七站地數千里十三年以陝西兵征和林元國公脫火赤等畧以集乃瘦黃河回賀蘭涉流沙偵報去穹廬五十里王分爲四翼自以銳勇衝其中堅衝枚夜薄其管脫火赤衆足全部皆降明年亂兵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寨平四郡通駙駙河內知院李宣還京副征南將軍統兵征雲南不決十辰雲南底定夏王與征南分兵東平烏雷餘寇諸部謂王師東下復叛夷孽二十餘萬圍雲南城幾不支王聞以銳師萬人馳救之虜拔營宵遁時曲靖未見皆失守王次第復平之事聞詔征南班師王留鎮二

十一年春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三月緬思住發以三十萬衆寇定邊東川廣西往往遙應之王率諸衛兵三萬禦之剋日會戰蚩用象王分軍隊下令日聞吾砲聲大衆齊入初風從賊來砲發風猛助順乘風縱砲象皆股慄三軍夾擊之聲震山谷殺其首將乃斯即斯即埋蚩師大奔斬獲萬餘人盡獲其象馬軍寶思倫發遂附秋七月東川平冬十月廣西平誅者滿矣獻俘五千餘人明年平越叛阿資冬朝京師賜宴奉天殿賜金銀楮幣繪綵以萬計尋還鎮上慰曰汝在朕無西南之憂二十四年阿資復叛王親擊之有

謫命王還滇以會都督何福爲平羌將軍討之阿貨
來降秋遣使招命首八百入貢明年夏王薨于近獲
軍民罷市巷哭討聞

上哭之慟迨封黔寧王謚昭靖王在鎮十年初內訌
火攘人卒流亡內無宿儲水絕餉運王分軍鑿田九
十七萬畝且耕且戰招撫携貳納士不吝賚予民始
知有生雖連歲用師而陽春煦育之意常寓于霜
露冰霰之中遐邇聞皆觀天日山川草木相生懋
豫與嘉賴之其功德之盛古所未有也民夷念王不
置合辭請于朝建祠報可俾王之儻子今而平候
纂其任從民望也又按祭法古之通祀者五曰法施

于氏曰以死勤事王兼有之載祀百世此其聲歟
作于薨之後二年十月乙未成于明年六月己卯凡
為稷若子行焉列戟不侈不踰遵憲章也既成享咸
請紀于石以垂無極因作迎享送神之詩俾教以樂
焉

大明麗天萬國明赤符飛騰策六丁惟王翔運天降
稽身薄日月騎斗衡坐天張孤檻授捨助

帝回伐基降平氣壓崑崙溢滄溟出入皇緯無留行
勁涉瀛海糜長鯨長鯨既戮波浪腥龍蛇走陸殺氣
橫噓陽吹陽執敢嬰文經武緯光晶燹手揭元會歸
虞庭上騎箕尾為列星

帝錫修封王黔寧河山帶礪分漢盟堂堂遺像夾雨
楹神光死死飛爽盼壘布瀉通香冥琴麗瓠香從雨
旌修焉如雲構紫清八衝鏘然韻流鈴春報華垂千齡

定遠忠敬王廟碑

王直

古之人臣有大勲勞于國者生則疏爵以貴之於其
終也則必有廟祀之禮焉所以崇德而報功也然非
子孫之賢而能備其制成其禮者蓋鮮矣我

國家之臣之有大勲者鳳陽沐氏其一也沐氏之先
自黔寧昭靖王早受

太祖高皇帝罔極之恩長而奉命征伐功烈赫然著
在函土于是封西平侯作鎮雲南旣薨而進王爵享

廟食長平春嗣侯薨而王繼之王諱徽字潁茂自幼
聰悟過人博通諸書

高皇帝甚重之命為軍後都督僉事益祗勤不懈加
授特進榮祿大夫左都督俾襲侯封仍殿南服王念
夷性無常先王戡定之不易必有大鎮撫之然後能
警伏其心而各有寧宇先是諸蠻逐麓川宣慰而
分據其地乃請發兵討定焉正其封域而釐理之置
木邦孟養孟定三府鎮沅威遠三州干岩潞江等甸
太候者乘五長官司徵其貢賦有常教又置騰衝千
戶所于潞江之西以臨之而諸夷莫敢不服

太宗文皇帝即位之初八百蠻酋出寇掠為邊患王

曰是不可不治不治則將愈肆即以聞且發兵問罪而自率衆繼進及蒙自縣索聞王來皆退走王督兵勞追獲其首級以徇

上加其勇決錫白金降璽書勞勉安南叛朝命征夷將軍率師討之而以征夷副將軍印授王為左副使率雲南四川諸軍分道而進王經野蒲伐山通道先驅入安南奪猛烈柵華閣隘築堡駐師以造舟分道諸將出宣光江口奪澳沔寺舁舟夜出逃水引兵泝流鏖戰屠民江自旦達暮賊因稍引卻明旦將復戰王下令曰天兵伐叛當出萬全命盡括軍中舟楫為浮梁以濟師與大軍會合攻多邦城柵破之遂捷

東西都及盤灘困牧嚙江仙侶等處所至如破竹賊
不能交逆潰寇首黎季犛父子勞覺挈家屬走海上
于是將佐皆集督率諸軍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悉
就擒械送京師安南平得郡四十八縣八百十六戶
三百十二萬五千九百他物不可勝計還朝

上以王功多賜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崇
祿大夫右柱國封黔國公食祿三千石賜誥券玉帶
金幣命子孫世襲既大宴

上親製詩寵之還鎮是冬安南復叛推陳季擴為首
阮帥鄧容副之

上獨命王為征夷將軍以兵往伐師入其地季擴等

俱遁又安海島王追至占城境上擒送京師誅之既
還留州蠻酋頊不供賦者累年有司亦請以命王王
左右皆曰此易與爾以兵及攻夷其地可也王曰威
服不如德服使人以禍福諭之蠻感悅即遣子謝罪
京師而盡輸通賦蠻中帖然

仁宗皇帝嗣位以王勛戚之賢而冬勞于外召至京
師命兼太傅待之礼益隆佩以征南將軍印遣還王
頓首辭讓

上曰朕托卿鎮靜一方此豈為卿重哉

宣宗皇帝及

太上皇繼位所以褒賜皆特厚正統初會州黎溪及

為龍他即旬諸蠻相繼作亂王昏命弟都督昂往平之及麓川思任廢反浸掠滕衝南甸諭之不下事聞命王率之致討師至澄江王諭諸將曰兵以謀勝今逼瘴月堂用武之時然衆已集若賊畏威服罪則當為請命於

朝復諭之不從王乃命弟昂及都督方政以兵進然尤以敬慎為戒王整兵未發政等夜渡江破賊柵斬首三千餘級政乘勝獨進遇伏力戰死時春己半王慮瘴發非利遂旋師將駐金齒會有勅令還鎮息兵俟時而動至楚雄疾作勢且甚謂弟曰吾門父子兄弟受

朝廷恩大矣吾不能報爾素忠謹其率子弟篤盡臣道以無負

國家又曰逆賊速誅而偏將不返吾甚恨之爾毋忘此寇言訖而逝王文武忠孝克續先王令緒而在鎮既久敷布

天子仁義之澤以綏靖一方允其言行施于父子兄弟賓友僚佐之間未嘗違乎道德隆位重祿好賢容衆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垂夷干法不忍加誅若用兵行師非遇有罪不輕徇一人信賞必罰威行惠施是以將士用命所向有功至于講武事修戎器理屯田治城戍勤恤民隱與利去害建學立師以教導其人

使歸于善无孳孳不倦公事之暇手不釋卷進退從容有典有則凜然在人君子之風蓋所謂悅禮樂而敦詩書者也至是薨人無貴賤思良莫不哀慕正統四年三月十八日也享年七十有二計聞

上震悼罷朝思恤无厚追封定遠王謚忠敬而命于斌襲封黔國公弟都督昂總其軍昂薨斌仍出鎮雲南請於

朝曰先臣紹臣大父於烈受爵命膺綏靜之寄效征伐之勞思竭力成功以報殊遇而未克如志今蒙追錫王爵加以美謚寔與臣先大父同此莫大之思也臣願如先大父立廟於昭靖廟旁制庶儀觀之盛以

彰

上賜而畢臣志

詔曰可于是作廟足以致其孝經始于景泰元年秋
八月初三日而以景泰二年冬十月十五日訖工既
備物行礼而告諸廟矣將勒文以紀其成而黔國謝
世

上念沐氏世勳且有世澤于雲南而黔國子幼以今
都督璘賢可以任繼述詔佩征南印仍總諸軍鎮茲
玉蓋都督昂之孫王之從孫黔國從子也深惟廟碑
未建何以彰王之功德而成黔國之志乃因金慈儒
學教授余毅來京師屬予文予惟聖王之制廟祀以

報功德運臣益欲與國咸休享之至也至之令德豐
幼世濟其美廟而祀之蓋宜矣

國家有億萬年太平之慶王亦享無窮之祀奚可無
矣以著不朽故為序次其事而系以銘俾刻焉銘曰
天佑

聖明篤生賢輔四征不庭混一海宇遂開雲南昭靖
之功師武用宣以啓王封世臣大家瞻望赫奕忠敬
繼之克續我績第被炎荒瘴癘之區近悅遠懷罔有
不享

太宗烈烈南交致伐風行草偃左將之傑乃執其渠
至于海隅再涉鯨波以訖天誅夙夜匪躬用熙帝載

位與時升業已久大高才巨壽作鎮茲都山川遐邇
承聖相望皇闡大猷綸命時至惠綏撫瘳惟其視
乃寢干戈乃正典常以此仁愛馴彼暴強雷或不恭
敢肆無道綏其猶難我文告飢則有食寒則有衣
是孰使然敷政具宜相維先世匹休儼美稽義忠澤
允作臣軌何天弗遺亟殞將星哀此下人雨涕曷勝
當宇悼嗟追錫頸爵加以美譴先王是若作廟巍魏
昭靖焉休命服熒煌穆穆令儀春殷秋高以享以祀
鼓鐘既設復有牢醴玉之格斯子孫之思亦軫民艱
降福孔怙麗生之碑簪彼貞石載德有文垂耀無極
蟠螭在滇穿龜負之後千萬年未永弗墮

定遠王神道碑

楊士奇

王諱晟字景茂自少氣宇闊厚聰悟過人

高皇帝重之既冠授後軍都督僉事陞授左都督時
惠衆繼昭靖鎮雲南亮王嗣封西平侯仍鎮雲南王
承父兄之後秉誠殫慮益弘遠圖先是麓川不靖王
遣使奏發兵平之

太宗皇帝臨之三年八百蠻酋侵邊王先後追擒
其酋誅之四年安南叛命王佩征夷副將軍印率雲
南兵分道進討寇首遠遁于海王合征夷將軍兵追
至日南州俘無遺械送京師安南平六年春班師入
朝封黔國公賜誥券玉帶金幣

親製詩褒嘉還鎮雲南富州黃前積逋賦不入
朝廷命王綬雲貴兵討之王使奏論以禍福垂遣于
詣京師謝罪悉賞所逋

仁宗皇帝嗣位重王勛德命佩征南將軍命並統三
軍麓州思任發搜邊侵掠論之科並乃命弟昂及都
督方政等率兵前進乘勢渡江破賊柵斬首三千餘
級獲象三十餘攻奮勇獨進賊伏兵四發攻力戰死
之旋師將駐金盞會有

旨命王還鎮王至楚雄疾革顧昂曰斯役也雖偏將
失利固吾總帥之過銘曰天啓

皇明乎淮之右配天與地篤生

帝后二聖至仁作民父母心存萬方包含編履矧孤
在里靡所怙恃二聖矜惻曰其予予鞠之誨之勞劬
構周以長以成存備才猷帝有見言爾復爾武懋乃
樹立華乃先祀嗚呼昭清盛德豐功皎日之誠持孝
與忠嗚呼忠敬續乃烈考惟孝之執惟忠之蹈發軔
都府簡在

宸心夙夜弗遑秉其慎欽徃綏滇人幾五十年率考
之行敷帝之恩俾食俾衣免其寒飢重學崇師導之
靡卑平其政令時其作止人戴惠慈淪骨浹髓有或
弗惠以諭以誨淳誨弗悛式劉以戒交令悖克披揭
為狂遽天毒氓軼我邊疆奉

詔出師往行天討桓桓疾弛雷驅電掃富良飛渡如
履坦途內師窮追縛寇海隅解維協從宣布教條爰
整師旅凱歌歸朝飲至策勳

長公錫爵嘉寵元臣龍章輝灼踵承之思瞻望旆旌
帝不忘遠申命南行抵事五朝鞠躬必心奉

國忘家志如堅金寸棘未剪躬不寧處過自偏裨予
躬引咎終予玉事德善孔多顯顯華褒千歲涕磨沐
此子孫奕奕象賢篤忠與孝永光其傳

太師武僖公神道碑

謝綬

公諱璟字廷方姓沐氏其先鳳陽定遠人魯太公諱
箕從戎

太祖皇帝起兵定天下積功至西平侯進封黔寧王
太父歸晟嗣侯爵以功進黔國公加太傅進封定遠
王父諱斌嗣公爵克總兵官征南將軍鎮雲南毋梅
氏贈黔國太夫人公生未晬父喪時從兄璘由都督
同知總戎繼鎮雲南撫公友愛篤至無何璘卒

朝廷以公尚幼又命璘弟瓚嗣兄戍鎮雲南公遂得
委己于學日有所進成化乙酉甫冠入朝襲父爵夙
夜慎謹

憲朝寵眷有加丁亥命還雲南如祖考故事公自到
鎮痛刮磨豪習勤于蒞政五鼓即起視事公退不入
私寢冠帶終日精覈簿書事無壅滯每修進貢

表文必焚香遣使敬肅過

聖旦歲節行禮如在

上前朔望謁孔子廟畢退坐明倫堂令諸生進講誘掖獎勵或修學宮繪聖賢像飭葺器樂器給學田展解額允可以作興士類者無所不用其心至于惠蠲寡除貪暴尤汲汲焉嘗奉

旨督理軍儲謂邊方所恃者在兵兵所養在食遂銳意屯田修治水利不數年田無荒蕪庾有充積間值兩暘愆期懇禱輒應農隙則訓練士卒振揚威武要路增設堡哨設兵守之盜賊以息邊夷執贖來見一無所受必加賞犒而論令恪守王度諸夷懾服甲午

交人至邊欲假道窺覘虛實公逆知其詐遂絕之日
命各夷方固守以俟文人知我有備乃遣使詣闕謝
過成成尋甸土寇安晟卒其弟爭襲賊廣西土官昂
賁暴虐其民弗堪公悉寘諸典刑奏革土官俱設流
官治之土人以安自是屢發兵征石屏攻鉄索箐赤
石岩蕎甸襲取南窩蒲賊莽丘掃定馬隆麗江劍川
永寧羅雄諸夷之為民患者又添設大羅衛賓川州
以為保障主寅偕都憲程公琮徃撫極密所過秋毫
無擾或以平猛密策獻者公存之曰自征麓川以來
軍民因憊極矣吾寧招徠以德不忍地方復罹兵革
之苦聞者趨之卒至夷酋所撫邊方貼然錄功上請

朝廷有白金文綺盛甲之賜如授公太子太傅以崇
獎之弘治改元戊申

公壯即位念公久鎮外藩上下咸頌又遣使賜白金
文綺綉甲風興鹽櫛米冠坐堂上得堂上得風疾遽
卒丙辰九月七日也公生長勳閭端慎有守穎敏過人
道不取及閎精通武經諸書知用兵之法凡命將出師
授以成算所向有功平居孳孳嗜學手不釋卷于陰
陽卜筮星命之術亦皆究心詩歌樂府隨意所到備
幾可親性至孝恒痛母孤事母竭盡子職及卒哭返
悲哀吊客不忍聞待族姻有恩御下寬而有制度量
汪洋喜怒不形勢位已極戒滿思危兢兢業業待人

和氣滿容人喜樂就視人之善若己之善人有困乏
不顧有無輒傾囊濟之不吝喜近儒生時與講論前
言往行至忠義事慨然有向慕意若涉悖亂即義形
示色識者方以遠大期之而遽止于斯惜孔公生景
泰庚午閏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以右叅將錦
衣衛指揮誠之子崑為後鎮巡重臣具以聞

其震悼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
謚武僖命礼部諭祭者十六東宮諸王皆賜祭給驛
歸其喪工部營葬復以雲南重鎮遂從所請命崑就
鎮解爵歸葬其地始獲還官奉公之喪歸江寧以己
未年四月八日葬于長泰北鄉祖塋之側初公生百

爲喧樂卒之日星殞光芒亘天特塋墓前掘有石人
所述公事狀緘書奏幣介監察御史王君璟戶部主
事王君應奎來請文刻神道之碑予者長藩司于彼
知公履歷加詳故不辭而書之銘曰桓桓武備爲時
名臣蚤承世勳奉職以勤作鎮南土百夷安堵一有
弗剽即戮以武

天子曰都褒章誕敷官傳有加寵賚寔殊奕人懷詐
覘我虛實公遂絕之外侮莫入蠢爾猛密跳梁于邊
公撫以德不以兵連人有弗給公則濟之民有無告
公則庇之惟才罔匹惟德有容是宜求壽僅幾五旬
是宜有續乃止其身事闕當宁慨然異悼祀不可缺

為宮之後卹典辨蕃絕無僅有光賁九原公其不朽
惜海口修濬碑

楊慎

熊危南巴蜀志云滇池之水出盤龍江亦名積波凡
如夫如竇漚為昆明池其水乍深廢乍淺狹有如倒
流故名滇池漢武帝欲開越雋昆明聞有此流池先
承長安鑿池象之以習水戰是也今其名跡可覈悉
如志言而漢唐歷宋叛服恒屢闕復塞入我

皇明大一統首七十年九州同軌四海一家荒服之
區化地幾旬矣昆明池近在雲南治城之外環而列
城各州以寧寧昆陽晉寧縣以昆明呈貢歸化皆唐
昆明池也亦稱曰海在昆陽池名曰海口寔此池之

明曠盈海曰之水旱係焉濱海澤田或遇澇滂之歲
澤則沒帶糾築澇決後飲鴉鵂於治中巡撫都察院
應城程公金姑開濬之役有記勒之碑嗣是歲一

興役謂之小修正德開都御史安福至公憇中副使
堯山史公良佐繼之始拓子河乃嘉靖戊申至庚戌
大雨滄旬水大至盤益激而成厓峭漶深而為集則
石龍阻流而成缺黃泥填於而象鞭海田無秋矣澤
毗及海之任宦歸田者相率陳于兩臺于是巡撫都
御史吳與顧公應祥巡按御史蕭田林公應箕總戎
都督古璩沐公朝弼集議于藩臬諸司而右布政使
南昌劉公伯躍總辦獲其事劉公與參政南允譙公

孟龍泰和胡公克時參議晉江王公時儉按察副使
烏程張公永明常樂林公恕僉事澤州孟公霖內江
劉公鑿之都指揮僉事重慶耿君益成都陳君繁
往閱視維時南至屆節東作未起乃檄命雲南府同
知孫衣巖給鐔銷通判胡嵩桂士元安寧提舉姚文
昆陽州同知詹法祭亂之其分役諸末員照磨典史
釋丞河伯巡檢千百戶而下凡二十人有差經始已
酉十有一月望後三日癸未是時來庀役者夫僅七
十而餘二十五日庚寅裁肇工子河至十有二月庚
戌相率河成其臨水大堤王繁未慙乃先築少堤于
平河故堤二十四日己未為土人星回節少堤成乃

趙休育與趙今歲庚戌十月乙亥而庀役丁夫至者
滿十萬五千分委諸吏或投料賦繼偕手轉作乃濬
大河斷石龍潭初醜于河南曰平定鋪至于白沙河
不至于白塔村又至于蘇擺又至于新村再至于大
河南堤云新村再至于北岸之沙蘇村各以石綴川
廉而濬窳其中為淺水之堤長九座堤各有水窓俾
碶碑漂沙不衝塞焉其編水大堤成于仲春下旬乙
卯乃併啓大堤而完黃泥灘復自茶上墩下匯于河
故濬新築從德繡管折紆囊石壞壤如蜀之前堰是
于蛇籠之制以掃網淫波若黃河輒灘嫩堰法蓋其
碑攔障不迺駁橈道自紀茲山塌沙水引入于河以

獨黃泥灘之患辭計始漢厥以建石龍堤以丈算者
三千二百有餘落成以三月已郊大堤塢焉放流下
安寧富民而濱海環填者濬口出海心西矣風迴漣
漪並靈河九里之潤月陸清泚無濁涇五斗之泥綠
萍青葢若躡躍而來白沙舟疇狀奮迅而出是役也
危如所記所云不一勞者不未逸不暫賞者不永寧
嗣是剏歲之少修可免匪惟濱海得佃其田仿其力
環海衛所州縣若雲南六衛屯戍之籍以及安寧易
門西守禦所若安寧昆陽晉寧嵩明新興之五州若
昆明歸化呈貢易門羅次祿豐三泊宜良之八縣皆
饒有息肩之虞矣若溪顧公石海林公二公之功于

是為太而羅湖劉公經畫始終之勤及諸公同寅協
恭大作為名不可誣也先是都督雲棲沐公式遏之
體尤重意茲事倍筭瑛公出宿海口具蠲其膏由道
平頌穿為溝瀆而不惜天和衆豐材之盛心也兵備
副使寔賓和公維岳山陰周公結萬安郭公落震武
昌李公維提學副使永寧趙公維垣或屆期而適更
或時眎而贊襄皆幸觀厥成也役成當有樂石之鏤
以垂久遠碧溪公猥以屬傳南成史楊慎綴詞焉公
蘊偉文大畧開物宏材而于古人曆數如張平子郭
序敬無多讓焉平子之修南陽涓水十二壩流有陽
鐫之碣可凡序敬修北方水利載在本傳易曰精義

入神以欽用也慎嘗謂不精義不能入神不入神不能
能終用公其有焉石海公文獻故家也激揚雄斷天
贊今圖人典成能易之裁成右民書之協心同道公
其有焉繼顧公者雪灘胡公奎繼林公者劍門趙公
炳然期期並謀克成厥終宜鑄靈陶銘稱無極易讀
轄紀冥水太也今至其間鶴鵝載也萬寶千倉咸水
資也浮丘沉隴粵水害也變理之方惟人賴也惟田
有土荒甸外也也以昆明寔襟帶也周環三百瀆猶
瀨也田于何所澤潏派也岑雲波水則壞也嗚腹
徐哺腹且離也哲匠莫邦職以怪也事不避難敢思
願也後不再借潤南戎也行險而信游至封也巫山

飛谷嶠彼闕也我行其野懿經畫也象河醜流若恭
罪幽嘉樹則里難管前也疎聯膜報并賜饗也自今
以知三登快也流河陸澤星垂灑也事黍若秬滅穀
釋也霽通脊擗欣擊冰也葭鬱藿森建蕪殺也左食
右粥公遺愛如東阡西陌罔無錫也蝸石鶴髮采欣聖
代也上章闡茂月采艾也龍石陞山碣彼壞也吮丹
鏤詩禁無沫也

雲南平諸夷碑

趙汝濂

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兼理軍務紹興呂公開
府雲南之又明年為嘉靖丙寅土酋鳳繼祖以武定
叛紹綬自恣惡讎熏逼公召群工而論之曰賊祖賢

亂國經往者務為姑息以致諸夷傲漸不可長于是奏聞

天子降旨俞允命至之日主餉督兵各奉其職戎器既備師徒既簡禡纛滇池分哨而進列陣如雲呼聲動地逢賊于武定我師奮勇衝突虜營矢鋒雨集砲聲雷錫百里之內原草為赤公乃協于元戎參于臺策躬蒞大軍親壓敵境藩臬大僚矢謨先後文武間帥闕如虓虎熊羆十萬縱橫膠輅兵鋒筍束行伍篋密飛鳥不通螭螟不通虜乃計窮奔逸涿江入蜀衆謂虜既過江地涉別省茫茫林箐無跡可攻力排群議定策造舟羽檄星馳戒令速發憲臣聳听將士誓

死金砲撒天旌旗蔽日履險如夷直趣姜堡招保向
導圖寫地形望影揣情知賊不遠公僅募遙授警戒
軍中符牒翻然糾搜金甯是夜果有三千餘賊衝剗
官營我師有格擒斬有餘大呼追逐墜岩落澗者無
算遂乘勝尾賊至會里寨公又飛檄指示幾微恐有
伏賊道旁乘隙比軍入蒿可山賊有伏兵我軍先覺
遂大破之直搗蒲桃村燬賊營千餘間斬發林箐一
并盜處由是刮野掃地斧鬻如濯魂無隱跡物無遁
形四面夾擊不容緩鏖逆賊繼祖與惡党下大才阿
方等一時授首先是繼祖之党姚安則有欽鈞易門
則有汪一新首尾相應將為禍階公以通幽洞冥窮

神觀化之力早知其然用兵方半即縛姚鈞兵功初
成隨斬一新四亮既除諸夷胆落餘黨降者釋之復
業凱歌而旋萬姓歡迎山川草木蔚有佳氣奏捷
上聞欽至論功粵楷徃事元江吳師無成而罷東川
用武竟非我功遂使氍毹表生心狂夷攘臂始非所以
示天下也我公益止申明

國法誅削群兇不一而足甲子之夏斬僭號三賊于
昆陽秋斬奚本等三賊于祿納冬擒者索于新化州
乙丑誅虧遮于尋甸昔之蜂屯蝟集者既一掃而空
乃今深根固蒂者又一戰而拔自此

當守無顧之憂揆之武侯在漢勲著南征今日殷功

誠不參讓者周宣之世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詩人歌

功乃列于雅而我公希有之績歌咏未作非甚闕典

歟濂與闔郡文武官屬縉紳士人來擁實跡會衆合

詞撰詩一通勒石于黠蒼山庶垂警于無窮以俟太

史氏采錄云詩曰天挺哲人加意勞民賦大司馬不

私其身位高任重夙夜惟寅日此南服寇攘與隣

聖人在上四夷來賓乃爾小醜敢云不臣爰聲其罪

爰整其旅彼亮僭號何如腐膚一擒雙孽無煩再舉

其時伊何孟夏在暑是歲之秋楚雄告憂塘芥蝟蜂

掩縣乘州會不逾時亦既剪剗沍寒之節有永載哩

一麾斃之遂傾其穴乙丑之年群盜蟬聯禍延尋旬

一群騷然運籌得當予不絀絃以俘其賊吊此顛連
我公

王佐皇風是播視金如土賤貨由噓美克剪亂風掃
電過奈何頑酋不知悔禍罪累浩天海山非大公用
震怒歷告群寮是決不悛合履其巢爾整師徒爾脩
公刀載爾糧糗忠蓋是昭歲臨丙寅火鍾之月禍轟
滇池公秉其鉞紀律嚴明馳火奮烈旌旗獵獵旆師
喋喋雄風變變駭雷雷軍威所吞千里震耳既與
虜逢衝擊先登怒厲激發聰起雷騰矢鋒簇雨戟火
流星羽騎奕奕戰象稜稜聲動天地響破岡陵虜魄
既褫莫敢回視扶傷而東泳江潛寄我乃造舟直窮

其地彼酋既藏我師如驚越歷再旬檢蒐必至虜冒
萬死奮其虫臂欲當我車千骸並棄殪彼二酋猷猷
于棘大憝既除餘亮雞豚俾釣于姚斬新易門西南
頑梗彌蕪無垠洞見千里一翳不存天威遠屆國勢
斯專往昔征役半途而散綱紀為弛夷乃屢叛古昔
出師孔明在漢天威七擒廟謨神算千年誰追我公
繼之通尚觀化神算無遺重泉匪與九地非疑凡所
指授勳中机宜聿成峻功奚啻六奇我公体道文章
之師我公遠猷虎臣之儀允文允武千載一時揆古
無讓可無咏詩烈即安挽入孰不思吾儕土著桑梓
於斯勒祠山石永鎮諸夷

激江祠碑

徐中行

蓋方伯職在旬宣今者則益尊重必籍良二千石為
之宣德達情乃及州邑長吏惟良窮鄙乃及焉鄙人
何知嚮其利為有德則以長吏二千石德我我于岳
牧長伯何有故列藩凡數千里其孰為之巡行即居
都會而誅甘棠者幾何矧在夫郡必也若召伯所說
乎民乃謂若父母貽我以嘉樹王父母寔樹之我不
敢忘其休幸岳牧長伯惠然來為我圖我雖鄙人奚
悉忍之寢堂斯作伏臘而舉使城池如帶子孫如縷
廟貌未存保我南土北溟之激江祠祝陳公之謂也
公在滇底八載為副使參政去則人士思之來為右

使而羅岩更生谷開都會城外水洞往巡徵江越其
歲棄其營左使畢城從而自記之致政之日水洞穿
幾隙為其種屬記于予徵江之役以予老知公嘗記
嗟乎公為良孫和石奉高臺諸同之畫及州邑百執
事之公不自有其視焉民乃歸德乎公發之伐益章
章矣今夫激為據湖山之勝

明興以來賊復敢窺而民徂樂土猶寢積薪之上抱
火而厝矣楚如其將至曲突徙薪之不先灼爛上行
則晚矣往者城嵩明于已破而于屠僂亡補武定之
有新城則鳳賊之變尋拜必條其利害若呼寐而使
之起乃以慮始以動大眾卜云政府不吉不遷英無

城同為陝北嶽而觀舞鳳居金蓮玉筍之中凍西各
五六里且無水患漚以大江形勢金風氣固輒告以
從盤庚所難其請益筭佐費大司農不忍予而重遷
者秉言不便頗重二千石為之罷工公獨毅然不奪
惟取備填之餉以濟使

國計不失六閏月而告成民咸保有厥家伊誰之賜
哉在昔仲山甫之春尹吉甫為誦召伯謝功之成崧
高黍苗所由作牲歎之勞方伯敗則然耳第今環岳
而牧稍有于垣委之州邑州邑告成或于勞苦不問
焉况炎徼吏郡而公也若此乎時武定甫畢廣西並
備感受公之經營罔不殫心力而從之故其膏澤若

陰節受乎黍苗歲之仰之若高山出雲而潤四岳也
然老子弟歲時以祀爰用樂章雜歌乎此可矣公名
善錢塘及二車石者柳州徐可久也

大理八蜡廟碑

李元陽

夫五穀者人之司命先王制為蜡祭以報穀也其神
八故曰八蜡一曰先嗇神農也二曰司穡后稷也
三曰農田畷也此聖神開穀之原者也其曰郵表畷曰
水防曰水墉此利于穀所當謹者也曰貓虎以祛水
鼠曰昆虫以息蟲賊此害于穀所當拔者也蓋莫不
有神以司之建亥之月致祭以報萬物息老休農又
各宴會其祝曰上及其它水歸其壑昆虫無作草木

歸其澤其樂則歛幽頌擊土鼓是為蜡也昔者子貢
觀于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未知其樂孔子曰百日
不勞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故順成之方其蜡乃通
謹宴會之財也今兩河關陝山之東西皆有蜡廟獨
南中缺如嘉靖辛酉郡丞江公蒞其大理謂人曰吾
昔為茲陽祭蓋見諸郡邑皆有八蜡廟焉對者曰茲
與其有待乎夫事無倡罔濟禎之有蜡其自公始乎
會歲飢米騰價踊未遑營作丐者盈千餘人公乃募
民之有餘穀者數百家使以次施濟施者無大費而
丐者全活君子以謂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公文
謂縣不可為常欲米價常平其惟社倉乎遂以贖錢

買穀貯之令民間去其糶糶不足以取岸沙之可耕者履齒并科以益之明年穀溢以提刑憲被分巡金滄謂郡丞曰事神治谷其道互用吾觀子之賙而倉也知子有禮民氣志矣蓋為小蜡廟以祈年乎丞曰留願也遂上下原隰選地于然郭淳澹之原鳩工伐木葺石陶甃糾胥吏之情者得十九人叔量之欺者至卅餘人傳量罪俱林作廟以蜡焉郡丞縉紳相賀曰治谷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于人謂其不能廉也今食于人而惠所以食人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其斯之謂與分巡名護三山人郡丞名應昂攸縣人

重修五華寺碑

鄧浩

滇城北有山蜿蜒而南委蛇起伏乃迤突出城中名曰
五華構寺其上名映山同勝國時初建所謂憫忠寺
也山僅數仞遠可見百里金馬東迎碧雞西拱昆
明池水汪洋滉漾鏡現于前烟雲樹石指顧千萬狀
謂之滇南勝槩信然也

本朝洪武中我

聖祖高皇帝命黔寧昭靖王討平元孽作鎮南邦謂
此亦上祝

皇釐下介民祉罔之不毀求樂中定遠忠敬王定遠
武襄伯相與葺舊增新恢弘規度成化中黔國武僖
公又從修繕之于是傑構偉觀為南中梵刹冠冕矣

歲久寢敗嘉靖黔國奉僖公經畫重修不果如志今
都督雲樓公繼鎮之五年政暇遊覽見其垣頽臺
堦棟宇欹斜庭除蕪穢亟出金帛巧良材僉再閱月
告成廣殿披雲高閣麗日浮屠龍矯經藏翠飛藻繪
丹青光彩奪目至于門堂廊廡客館僧居庖福庫圍
一而整飭朝夕經梵鐘鼓之聲非故常矣公顧而喜
謂不可無記使來請刻石之文浩惟佛法入我中國
千數百年所建寺宇殆遍天下莊嚴像設者揮金施
宅而不辭崇奉威神者髡首捨身而不惜何以教此
我福田廣利之言幽冥報應之說動人也滇去西域
有甚遠羨風土倍語言文字大畧頗同以故滇人事

佛更過天下烏言獸行之夷不知畏威懷德而知不
敢以繼為誓蓋信尚既深相隨變化而不自知也公
承先世之烈受

國家重寄遠隔無警才力可為修廢舉墜繩其祖武
秦之基安志圖報忠之發因倍成化智之明遇事敢
為勇之決鏘美觀弛末務徒役心形無裨政治者殆
霄壤矣記之以告來者

恭肅嚴公神道碑

李長春

太宰滇南侯公之以病謝銓事歸也

上教教念公會大司馬銘

廷推曰三人而公與焉

長特起公于家以太宰治本兵如楊褒毅故事已復
手證摠庶奉璽令亟馳驛騎趣殿尚書來時公里居
數回載耳從床第間聞

召感慨恣下自此羸者骨忠能就鋒車和乃具疏控
請語甚危迫

上憐而免之今仍予告且諭以慎攝養需後命無何有
詔加恩大臣歸老而有聞望者于是晉公太子少保
歲給廩米輿夫趨二載而公卒訖聞於上震悼
詔贈太子太保益奉肅予祭葬如例

恩卹至周渥云公伯子宜等奉少司寇都門孝公狀
錫予絕其隧石曰此先子治命也憶公宰敝邑時歲

乙巳吾以降此戎良余入詞垣公適撫蜀晚乃從公
朝守間獲嚴事公奪折年行而交之即無能彰公不
朽顧詎得悉辭和公諱清字直甫號寅所其先嘉
禾人徙滇南自高祖子敬始子敬亮子生高子生錫
號春鳩配徐公之父母也公家四世業芳棧所全活
甚衆迨公生穎卓異兄覓人夙以叔度目之莫里有
老樵施菑坐者為其息女擇對見公即以歸焉年十
七與茂亦應試嘉精癸卯荐于鄉明年拜辰成進士
授雷順令吾邑事煩猥而吏多弄法作奸公以清以
年治之遇事輒迎刃而解老吏昏憊失色又尚儉
樸衣食無所芬華自奉稍外絕不入一錢踰年以母憂去

案裝蕭然也己補卽郵治聲流通三輔間以立祠戶祀之
徵入為屯田主事員外卽興修外城事峻陞卽中有
山林之役者費以巨萬計增俸一級指恐服竟無補
軍駕公在卽署又計資當有顯陞以拜在許時出
宋保定時畿內枯旱卽盜蜂起公曰吾不虞盜而虞
民今民方苦時勞而長吏猶推剝遇之何異為盜敵
邪乃條議裁浮冗均勞逸如停京師庫役諸不便者
民使無動搖盜亦漸弭尋陞易州兵備副使陝西參
政四出按察使至右布政使公如意構節筦庫之積
最饒值臺臣奉

詔會計四方帑金獨已蜀高麗言者咸推較公

稭廟乃命公以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復徙四川公至
是三仕吾蜀矣益操精勤廉約為治蠲苛賦削冗役
一切公私費悉從減省又屏讌會拒餽遺公厨淡薄
無異邑令時蜀故有課銀三十萬歲輸大倉大者踰
遠公請改給陝西三邊以充兵餉迄今便之番僧入
覲存增至千餘人分定為額數或邊吏毋聽聞闌入
都番數計內地有司聚兵團操備之久遂禁鷲不可制
公決笑罷之計公在事所祛積弊者若而令裁浮費
公決者若而金墨吏不得飽橐而猾胥亦無所染指然爬
搔櫛刷見者若為握齟稍與部使者相左會流賊掠
犬平東知諸縣部使者論公推諉當罪時內江趙文

予二品誥命廢子宜為太學生有尊卑實楮之賜壬
午秉政者沒太宰以黨人敗

其款大有所更張是冬特

命公揖吏部尚書頃之即真癸未主太計事公曰比
年用操切為治播屢吏大愉快矣不及今進端良退
鈞簿以振吏激曷免救火揚沸之患邪故是歲所擢
黜者必皆稱當又舉岩穴知名之士與時齟齬者布
列中外世道改觀焉公以積勞致痺遂感痿病乃手
疏送骸四上而後得請

上初遣中使馳賜慰問屈行復

賜新欽命乘傳往公喫疾出都門朝士嘖嘖語曰天

未欲棄海內至胡以疾公歸邾余方自蜀還館下所親睹記者如此公歷事

三朝出入周四十年號以名檢節琴自砥故澣膏潤若塗附恥脂帶若帝捷自宰邑以遠聲天下無二軌焉然清不絕信亦不拂群視世所稱岩異峯距之態無有也恒語人曰勢短世長與其逐勢而果也毋寧起世而予予也其趣操可睹已余嘗評公修潔似及淮揚節儉似公孫丞相守法不阿似裴廷尉推轂賢士似鄭內史顧黯贇而公坦弘矯而公誠釋之顯爭而公默移當時趨和而公特立由斯以談未知其孰賢也公真古大臣之選哉藉令父握銓柄其績

效奚翅如所已試者和公內行淳備篤于孝友訓諸
子以身為範皆化公之儉有蔬布風遺澤蓋弘遠矣
公生嘉靖甲申四月十八日卒萬曆庚寅六月二十
八日春祔六十有七配施氏封夫人子四曰宜曰實
曰賓曰宦女二賓母為側室王餘皆施出孫男女若
千人詳見誌中墓在艮山之陽銘曰公昔起家出宰
岩邑清操絕倫頌聲翕習入直即署狷介自將敝衣
齋馬馳彼周行乃綰印符名高馮翊于臬于藩四方
宣力建牙入蜀琴鶴蕭然清獻復出節愛無前亦有
乖崖風稜如在惟其似之威容澤溉流言忽中舞澤
暫歸矯矯文鼎抗論其非

冲聖續圖亟徵耆碩有

詔賜環九列虛席執矩司憲持衡佐銓靖共在位

帝曰汝賢鼎鉉家吏黨比竄伏

帝擇統均授公巨軸乃繩姦匿乃屏儉壬蒐羅嚴穴
用間出深氣體初消海宇交慶夙夜効勞盡瘁以病
乞骸而去危詞屢陳

帝顧左右惜哉老臣休沐幾何樞庭在起徵車未升
恩綸旋彼綿！二豎竟殲厥身震雷告異聲動蒼昊
皇心攸恫憇渥孔厚易厥嘉名揚芬不朽蒼山泫水
飄秀苞靈二百餘禩乃見典形天壤茫茫聲光赫赫
企德懷風視此樂石